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第三卷
第十四期
總第六十二號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鄉土

62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

接到讀者們的來信，常常成爲我們編輯部一種幸福和值得喜悅的事情。我們經常是懷着感激的心剪開每一封來自天南地北的長短書，不管裏面是對我們的鼓勵也好，批評也好，他們的語言文字總是那樣使人歡愉的，他們所提出的意見，也總是那樣使人樂意細心地傾聽，而且謙虛地把它接受下來的。

比方過去不久，港澳方面的讀者，來信說：「爲什麼你們刊物中，總不發表一點有關港澳的材料呢？港澳和我們的家鄉土壤相接，聲欬相聞，應該注意這一方面的稿件呀。」

這個意見我們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讀者說得對，我們應該照辦。我們首先下手的，是有關山水勝蹟，以及方物掌故，近期來已經先後發表的只不過是零鱗片羽，我們還將繼續徵約，好好安排一下，尤其是澳門方面的材料，我們一直是十分缺乏的。

「港九遊踪」及「祭鱷魚和祀鱷王」二文，是本期中屬於上述這方面所提出的範疇的，前者是作者蓉裳兄根據自己一篇舊作加以補充改寫，後者卻是一篇史料價值很爲不錯的考據文章。

最近星馬方面的讀者也說話了，他們來信說：「星馬華僑很多，這裏雖和家園萬里遠隔，卻是僑胞的第二故鄉，僑胞們生長於斯，衣食於斯，終老於斯，如果貴社能把這方面有關的稿件都組織到刊物裏面去，那末，海外僑胞讀起來，就會更加親切，覺得它更加多樣多彩了。」

這說法我們認爲是很對的。因此，我們今後將會不斷把有關星馬以及其他華僑第二故鄉的材料介紹刊載出來，當然，在稿源方面，我們也極其希望和盼待海外作者給我們以幫助和支持。

本期的「新加坡掠影」和「我的回憶中的新加坡」只不過是「南島風物」專欄的一個開端而已，當然還很不夠，我們當再努力從各個方面不斷來加強它和發展它。

「新人新事」的介紹中，本期有幾篇作品是很突出的，其一是「陳玉敏的心」，又一是「小崔服輸了」，還有一篇叫「大老粗認字奇談」，內容寫的都是真實的人物和真實的故事，由於新聞性和文藝性結合得好，簡直成爲我們刊物所追求的典範文章，我們希望作家朋友們，多多惠賜我們這一類的稿子。

潮州劇這個劇種在全國範圍內，近年來大大轟動，到處受歡迎受讚美，一些傳統劇目如「掃紗窗」、「蘇六娘」等被喝彩不用說了，新戲排練出來，也是被加以極高評價的。比方最近的「辭郎洲」，就是一個雄辯的實例。本期中我們分從圖片和文字雙方面來介紹它。下一期我們還將刊載一篇傑出潮劇演員姚璇秋女士會見記的專稿，現在特先在這裏預告一下。（其）

半月鄉情

三峽大工程開始 南京長江橋試樁



長江三峽大工程宏偉藍圖已經製定。一俟鄂南試驗壩取得經驗，興建之期當不會太遠。

三峽兩岸，千巖萬峯，水勢如注。水力甲天下，但幾千年不但不能盡其利，還帶來江航之險。

三峽工程完成後，水庫大如海，巫山十二峯，將在水中央，千年航險，即可根除。

南京長江大橋南岸引橋在六月廿八日夜開始試樁。

南京長江大橋的初步地質勘探工作已經完成了。試樁工程是建橋準備工作之一；通過試樁，可以進一步得到引橋基礎的設計和施工的可靠依據，還可以爲橋樑工程的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有關資料。

富春江畔即興建 七里瀧大水電站

繼新安江水電站之後，浙江省內第二座規模宏大的七里瀧水電站，正在風景優美的富春江嚴子陵釣台旁邊開工興建。

這座低水頭河床式水電站除有發電廠房和攔河壩外，還包括有魚梯、船閘兩座主要建築物。水電站廠房是造在靠左岸的河床中，約有十二層樓房高，廠房內面將安裝五六台直徑達八公尺的巨型卡浦蘭式水輪機和發電機。攔河壩全長約三百公尺，高二十一公尺。建成後上下水位差爲十五公尺。

七里瀧水電站全部建成後，發出的電流可直接送到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區，並將進一步對發展該地區的工農業生產貢獻出巨大的力量。

贛江兩用性大橋 全部橋墩已完工

橫跨贛江的南昌贛江大橋，全部橋墩已在不久前出水，下部結構工程也已基本完工。

贛江大橋是鐵路、公路兩用橋，全長一千二百廿六點四公尺，寬十九點五公尺，共有廿七個橋墩和橋台分兩段架設在贛江上。

贛江鐵路公路大橋建成後，將使多年來被江水隔絕的南潯鐵路（南昌——九江）和浙贛鐵路接軌。贛江大橋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開工興建的。

韓江堤圍擋洪水 潮汕平原夏收忙

潮汕地區於六月中旬遭受暴雨，韓江下游出現兩次洪峯。由於各地羣衆協力保衛韓江，榕江、練江各處堤圍，加上幾年建設的水利工程，發揮了巨大作用，擋住了洶湧的洪水，使數百萬畝農田、千千萬萬生命財產安然無恙，潮汕平原上開始了繁忙的夏收。很多地區獲得大面積增產。

星洲新政府同意 商家與我國貿易

據路透社新加坡三十日電訊：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德根今天說，新加坡政府已同意，當地商家可以同人民中國貿易。

他說，新加坡政府的條件是，只要不妨害星馬的利益，貿易就可以進行。

高德根說：「我向總理指出，同人民中國貿易將有助於新加坡繁榮的維持。」

高德根說：「政府是明白轉口貿易對新加坡的重要的。」

南寧區十六縣市 早稻玉米同豐收

廣西南寧專區今年新種的玉米和早稻雙報豐收。

南寧專區所屬十五個縣和一個市，今年共種有六十七萬畝早玉米，到六月十五日，已收摘十九萬一千多畝，一般畝產二百至二百五十斤，產量最高的達五百四十多斤，比去年增產一成至三成。

專區各地早稻開鐮後，豐產捷報頻傳，大新縣松峝公社東陽大隊的二百一十一畝冷禾，已收割五十五畝，其中已脫粒的卅五畝，共收濕谷二萬三千四百廿六斤，平均畝產六百六十九斤濕谷。

蔡楚生編南海潮 已在珠江廠開拍

作家陳殘雲、導演蔡楚生、王爲一等合作的電影劇本「南海潮」，正在由珠江電影製片廠拍攝電影。

歐陽山創作的長篇小說「三家巷」，是以廣州市「五·卅」慘案以來，以至廣州解放前的社會爲背景的。這本長篇小說計劃分五部分寫。現在已完成第一部廿五萬字。

西南地區鐵路網 加速進度趕建中

在中國西南地區，鐵道建設者們正在加速鐵路修築的進度。不會很久，在那裏將出現以成都、重慶、貴陽、昆明爲中心的，北連隴海路，東接京廣路，南接湘桂路的鐵路網。它將不僅把西南地區聯成一個整體，而且把西南地區同全國各地緊密地聯系起來。西南地區鐵路建設的迅速發展，對國家經濟建設將起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使少數民族聚居的主要地區——邊遠地區和內地日益緊密地聯系起來，對發展它們的經濟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幫助。

預計明年內就可建成的川（四川）黔（貴州）鐵路，目前已經進入全面的施工階段。沿線六十多座隧道，有五十多座導坑已經打通。

江蘇春夏汛捕魚 量超去年一成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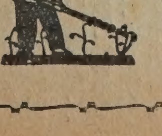
今年，江蘇長江漁業春夏汛生產大豐收。據不完全統計，從三月上旬到五月二日，共捕撈成魚四百六十二萬多斤；自五月廿二日到卅一日，十天捕撈魚苗十五億二千五百廿九萬尾，超過去年全年產量百分之十點五，不少重點市、縣已經接近完成今年生產任務，或超過去年年產量。

目前，人們爲超額完成今年捕撈成魚一千九百五十萬斤，捕撈魚苗卅億尾而繼續努力。

國家助甘南藏族 建七十三大工礦

幾年來先後從全國各地派到甘南地區工作的漢族幹部，克服了氣候、語言和生活習慣上的種種困難，與兄弟民族同甘共苦，有的終年奔走在山寨和草原上，盡心爲羣衆服務，有的建工廠、開礦山，有的辦學校、建醫院。各族群衆都親切地把他們稱爲「嘉棱馬」（新漢人）。

在人民政府幫助這個區興建的七十三座較大的工礦企業中，漢族工程技術人員已經培養出一千多名藏、回族工人。過去的牧工和農奴，現在變成了電工、技工和司機。



小崔服輸了！

子卿



船還沒靠碼頭，小崔早已站在船舷邊向碼頭眺望。「奇怪！人呢？」小崔在着急中畧帶着一些失望的神態，向他的水手長說。

水手長知道小崔是個熱情但帶急性的人，小崔的工作幹勁以及小崔的心事，水手長也都很了解。

小崔今天盼望的是幫助裝船上用煤的港務局工人能在船一到的時候，馬上和裝貨的工人一起把用煤同時裝上，不誤潮水而且可以提早開航。可是船已經靠岸了，人呢？小崔急得眞想馬上跳下碼頭跑到港務局去。

「看，那不是來了嗎？」水手長向遠處一指說道。

「唔唷！都給咱們派些不頂事的來了。」小崔失望了。

碼頭進口處走過來一隊人，約摸三十多個，全是婦女。每人肩上挑着一副担子，領頭的是個十八九歲的姑娘，黑紅的臉，短短結實的個兒，兩條又短又粗的辮子搭在肩上。

「她們來幹嗎？」另一個水手問。

「這一百多噸煤，等她們幫助裝好，明天早上也開不了船啊！」有人泄氣地說。

小崔想去找船長問問這是怎麽回事，可那姑娘已經把婦女們領到船舷旁了。

小崔用眼角掃了她們一眼，掉過臉去，裝做沒看見似的。

「你們的燒煤馬上就開始裝吧？」姑娘帶着商量的口氣問。

「嗯——」小崔鼻子哼了一聲，愛理不理地回答，「還要等一等，考慮考慮……」

「爲什麽？」

「等港務局派人來。」

「派人來？我們不是來了嗎？」姑娘顯得很詫異，「因爲沒想到你們會提前兩小時進港，所以來遲了點，可是我們保證按時完成任務，决不耽誤你們開船！」她漲紅了臉，尖着嗓子激昂地說。

小崔沒料到這姑娘會這樣「厲害」，沒敢再多說，轉過身就去找船長。正巧船長換好工作服，下來準備參加義務勞動。小崔一五一十地把情況講給船長聽，最後還加上一句：「叫她們回去換男人來！」

「什麽男人女人？」姑娘的耳朶倒挺尖，「老實說吧，我們是自願要求來的，今天有四十多個職工支援煉鋼去了，你哪兒也不會找到一個的！」

船長看看沒法兒，還是同意讓她們裝。

小崔聽了不服氣，嘀咕地說：「咱們分分工，那上面兩個煤堆，一邊一個，叫她們包裝左煤倉，我們自已裝右倉。」

「分工就分工，等着瞧吧！總不會落在你們後面！」姑娘也不甘示弱，說完，她把衣袖一捲，就帶着婦女們去準備開始裝煤。她把人力安排了一下：年紀較大挑不太動的就裝，挑得動的就專門挑，幹得有條有理，看上去儼然像個指揮員。

裝煤就這樣開始了，船員和婦女分成兩個跳板，從兩個煤堆上担煤往倉裏裝。表面上，大家都在埋頭幹，可是暗底下，誰都明白，這是在開展着一場緊張激烈的勞動競賽啊！

不到兩小時，左倉的煤，顯著的比右倉增加得快，小崔看着也不禁驚奇了：兩邊人數差不多，而她們都是婦女，有的看樣子都有四十多歲了，可是一百來斤重的担子放在她們肩上，都是那樣輕鬆，似乎不費一點勁。只見她們一個緊跟着一個，挑着担子在這樣陡的跳板上來回奔跑……。

小崔正在納悶，一個小伙子暗暗碰了他一下，嘮嘮嘴：「這是怎麽搞的，咱們還賽不過她們啦？」

小崔沒吭氣，搔了搔頭皮，若有所思地向着這緊張的戰鬥場面看了一會，到底看出苗頭來了：「噢！你們看見她們挑的担子嗎？一人一担，足有一百斤，踏上跳板，兩手一擰，倒了，轉身就走，又快又省事。我們呢？兩個抬一筐，雖然也有二百斤，可是上了跳板要停下來，倒掉再抬着空筐走，這當然要浪費時間啊！」

「唔，對啦，咱們要是也能換成担子挑就好了！」小伙子羨慕地說。

這時，那個姑娘正好挑着担子走過來，她發現小崔的眼睛正盯着她的担子，心裏也明白了，把煤倒掉，就走過來：「我看你們的大筐最好換一下，這樣兩個人抬一筐沒有我們一人挑來的快。」

「嗯！是這樣的，不過……」小崔把話咽了。

「要是你們願意換，就跟我去拿，上面小倉庫還有些。」

「眞的？那太好了，謝——」小崔立即丟下手裏的大竹杠，拉着嗓子喊：「弟兄們，大家都去換担子來挑！」

由於換籮筐耽誤一些時間，船員們還是落在婦女的後面，盡管大家怎樣拼命的趕，然而婦女們却像越幹越有勁了，這不得不使小崔又連連地搔頭皮，「看來，今天是要在她們面前出洋相了！」

婦女們挑着担子一個個從他身旁跑過；他好像覺得她們都在望着他，調皮地說：「小伙子，以後別再男人女人的了，看見了嗎？我們並不比你們差啊！」小崔感到臉上一陣火辣辣的，突然，他一揮手臂，使勁喊了一聲：「加油啊！趕上她們！」其實，船員們有誰不在暗暗着急？年青力壯的男子漢倒落在婦女後面，說什麽也不光彩啊！

婦女們不喘氣地幹着。那個姑娘的筐裏堆的比誰都高，跑的也比誰都快。

終於，婦女們取得了競賽的勝利，當她們把左煤倉裝滿了的時候，右煤倉還空着十幾噸的位置哩！

突然，又是那個姑娘的尖嗓子喊道：「姊妹們，大家不要停，過去幫他們！」這一喊，比給誰譏笑了還難受，小崔越發覺得臉在發燒，一股熱血直湧上心頭。他是個在任何場合下，都不肯服輸的人，然而現在，他也產生了一股敬佩的心情。

婦女們肩膀沒歇一下，就又擁到船員的煤堆旁，頓時，船員和婦女不再分兩個跳板，混在一起幹起來。裝煤任務提前一小時完成了。

當婦女們整理担子，準備回去的時候，小崔慢吞吞地走近那個黑紅臉的姑娘說道：

「謝謝你們，沒想到你們這麽能……」

「別謝啦！」姑娘一轉身，半嗔半笑地說，「只要你以後不要再把眼睛朝天看就行了。」

一陣格格的笑聲，使得小崔的臉紅得像個熟透的柿子。



港·九·遊·踪

蘇蓉裳

環抱着香港四週的一切美麗的景物，是別的尋常都市所極少見到的。

這個山城的全面積，大約是四百哩。許多的峰巒，許多的山谷，那沿海一切不可描畫的明媚醉人的風光，和許多遠懸的海島，使人置身其中，不禁想起了希伯萊這個地方來。此外還有環列在香港面前的許多村落田疇，作爲這個山城的前景，這點特有的風味，除非在我們祖國許多計數不盡的風景區，別的地方是不易見到的。

在港九，去所有比較富於自然情趣的地方，用不着什麼困難的方法，就可以到達。祇須費了半個鐘頭的工夫，巴士、汽車、或者是火車，可以把你從鬧市帶到郊野間來。那時候，你跟這城市已經完全隔絕，一切囂雜與紛擾就會讓你把它們全都忘却了。幾乎是令人不敢置信的，這當兒在數里以外的山城上，恰恰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正在爲追求他們的生活而奔波着。

應該感謝我們前輩的勞工們，由於他們的勞動，給我們今天預備了許多寬坦的道路，使我們在一日之內，可以暢行全部的香港和大部的新界而無阻。祇有那外圍的島嶼和遙遠的鄉村才是可望而不可遽接的。

一些來自他邦的遊客，他們如果是從自已的鄉土道遠迢迢而來，在這裏初初住下了，不少機會，可以勾引起他們無邊的記憶，他會想起自已家鄉那茂草繁生的地方，燈籠花和蓮馨花也許正在張開着它的笑口，而，香港不是一片終年鋪着香花的地方。如果他竟想起家鄉那些蔚藍的山色，香港雖然也有，但這遼遠的他鄉環山中，却說什麼也找尋不到他們自已故鄉那些特殊的和諧的親切的情調。假使他更是一個善於懷古的，喜愛追尋遠代的建築與陳迹的人，在香港，也祇好叫他失望而惆悵。——這裏環城的許多村落，雖然也配備着許多瑰麗的山境水意，但它却沒有什麼剩蹟遺址，古色古香地可以觸動他懷古的幽情。不過，當這些遠方遊客稍爲住上一些時候之後，他對香港有了相當的認識了，他就很自然地會感到香港這個山城的山水風景之可愛，就會對香港的自然環境萌生了怡悅牽戀之情。

在香港，有大部分的地方是很清幽的，它能够把許多鬧市中喜歡過着閒雅生活的人吸引了去，給予他們以快意的享受，無論你想看鳥，想釣魚，想爬山，或想作一番漫步，你那士子習氣的閒愁，就會很快地被一種類乎魔力的東西的幻化而歸烏有。於是，在這一剎那間，健康是屬於你的，和睦是屬於你的，隨後就給你無限快樂的追憶。終於，你會摒棄了一切的社交活動與約會，在第二週週末，連網球會、桌球塲、跑馬塲……都不在你的記憶，大家一直湧向新界而來。

在港九作郊遊

欲作一日的旅行，必須携備飲料與食物，携飲料是一件頗成問題的事，用舊式新式的水壺裝了，都嫌笨重，不是常常因貯水器洩漏了而使咖啡漬汚了你的行囊行裝麽？那也許雪糕或某些現成瓶子飲料都不及携帶水果方便，那末，土產的時果會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飲着清冽的甘泉，在一回很長很熱的爬山之後，眞是人生一大快事！自然所賜予的幸福之一。祇是，這些泉源你應該向農耕區域的上流去尋找，要如此，你所飲的泉水才是最潔淨與最安全的。

在不雨的天氣，最合宜的，本來是穿着樹膠鞋，可是要當心泥滑，因爲穿着樹膠鞋在濕地與山石上行走是很易滑倒的，我寧願選擇了鞋底裝着釘子的那一種。祇要那些釘子不是太舊了，走在濕地上會很妥貼的。不過，穿着這些釘鞋走在石路上，有着一種太煞風景的聲音，會破壞了你四週美妙的幽靜空氣，甚至會招致一些野犬的狺狺吠聲。

地圖是旅行的最好的朋友。在爬山的時候，更是不可須臾離的。有了疑問，就得靠它做嚮導。——你到那裏，應該讓它也跟到那裏，回到家裏以後，它還給你一個去日的夢思，令汝從心頭復活了當日遊樂的情趣，也還令你發生更新的遊樂的計劃與興味。

一個指南或指北針對你也許不會沒有益處。假如在很高的山頭，你忽然被捲入了濃霧的迷陣中。——這在春天是常常遇到的事。雖然那裏不比什麽廣漠無垠的原野，即使你迷失在受濃霧覆壓的山頭，祇須摸索着山徑，一意下行，就會到達了安全的山麓。

無疑地，秋天是最適宜於旅行香港的季節，一般熱中於此道的人物，會選擇了重陽節日去做他每一年中的初旅，但做着太吃力的爬山運動，在這還很悶熱的天氣仍是不盡相宜，十一月和十二月會比較更爲理想。輕鬆，凉爽，奮發，普照的陽光，把一切景物渲染上一層明媚的色調。時或從遼遠的北方吹來一兩陣薄寒的朔風，據說，那是夾雜着西伯利亞高原之冰雪的氣息的。

過了元旦，春雲開始向低空舒展，山尖常常被濕霧籠罩着。住居在維多利亞山上的人們，就能够領畧這種勝致。除非你喜歡投向雲霧之中，憑你的地圖和指南指北針去摸索，不然的話，還是以覓一較爲低下的山腰去游憩爲宜。——在那較低的山腰，有許多山谷、隘口，可以讓你去作更從容更週詳的領畧與欣賞。

天空是蔚藍的，各村落作爲自然的配襯，那色調比之秋天澄明的佳日更爲柔和，教人感覺着空氣中深深地透露了酣濃的春意。嫩綠的稚葉從枝頭萌生，而我們同時也見到了那些在秋天裏的繁花的紅艷和碩果的金黃。因爲這裏是個沒有多天的地方，不像在別的地方的「死季」裏，一切樹木都枯凋零落，野獸都蟄伏不動，或被霜雪所凍僵。即使在最寒冷的二月，你還可以見到杜鵑花如繡地開滿在一切的山邊園林。

四月裏，天氣潮濕悶熱，漸漸教人對遊山感覺無趣，五月以後，炎炎的夏日，酷烈地緊跟我們在一起，直到了九月爲止，這時期想作快意的山遊，實在是熱熾得不能使人生興。只有那少數懷着豪壯的心，兼具堅實的腦殼的人們才想試嘗在烈火似的驕陽之下的爬山的滋味。不過，這個時候却有許多別的很足娛人的賞心樂事在吸引着遊客們向着農村去行旅。像漫步下鄉，看那農人們的耘田和刈稻，或靜聆一兩個流泉的幽語，和在飛泉之下的澗邊休憩下來，作個愉快的洗澡。

還有那永恆的海，那綿長的多積小石的沿海岸線的沙灘。可惜我也有個類似旅行家的 Heywood 的感覺：讓那些三合土凝成的笨拙的游泳棚越來越多的佔據了或統治了美麗可愛的沙灘，未免是太煞風景了。要不然，廣漠的沙灘，日下作銀灰，潮來成絳赤，色澤鮮潤，朝夕數變，涉足其間，或坐或臥，與如粉細沙相親相戲，遙對碧波萬頃，靜聆海濤低訴，那情境，該是多麽的詩意呢！

夏天是個雨季，狂暴的風雨常常是跟熱帶地方一樣的嚴烈。太陽輻輳的時候自然更多，但沒有疑義地，那很不同於在歐陸中某些鄉村夏天在一年中會是上好的季候。

總之，春天明藍的天色，以及淸澄肅殺的秋景，都成爲過去的夢了，大地上風物已一變在冬天裏那樣的蕭條與枯槁，而代以富麗炫惑的山光水色，叢林裏和一切灌木都披上了濃綠的衣裳，海永遠是難忘的澄碧，田隴間在冬天裏那寂寞枯死的赭色的餘蘖，如今是復活了它那鮮嫩蒼翠的幼苗了。那些稻苗的顏色，眞是美麗到無法形容，用旅行家 Heywood 的說法，就是：「比之英國最美麗的草坪還更生色。」

天空是那樣的遼濶，繁密的層雲拱繞着峰巒之四週，慢慢地匯成一派銀浪，直向九霄冲騰而上，在蔚藍的天海上，浮流着一團團皚白炫人的雲光。

各個季候都愉快的過去了，秋天又降臨了人間。於是，人們打發起皮藏着的絨衣，裝着釘子的鞋，携帶簡便的行囊，便又重新投向故山的懷抱中去了。

石澳的海浴

我憧憬着石澳夏天的晚浴。那暗藍的柔靜的海水，那迂徐的輕快的海風，在每一個有月的、無月的夜，每一個黃昏，尤其是在每一天從熱潮中滾了出來的時候。來到那裏，游泳着，凝思着，看天際的雲霞在變幻着各種的顏色，看絳赤的船帆一片片沒將夕陽而西隕，血紅的天壁慢慢地垂下了黑漆的翅膀。

在那些時候，許多留連忘返的游伴，他們不必是奮游者，他們也許祗是一些沉湎在急湍裏的弄潮兒，他們有意在水裏捕捉着也許正從太平洋的狂流中挾捲而來的浪花。夜了，人們正檢點着携來的游泳用品，預備倦歸的當兒，燈塔上的閃光，已經掃射在那寂寞的海面上。漁船鼓槳向鴨巴甸港慢慢地進發，駛進了狹隘的港口時，跟在後面的大船，全都卸下了巨帆，各自回歸特定的地點，是那樣的錯落有致。

在海岸的樓屋的露台上，一回寫意的夜酌。月光洒在廣漠無垠的海面，綿亘不斷的帆影，一片片地落在樽前，那是如何迷人的一個所在喲！

行走在熙熙攘攘的鬧市中，誰懂得來捕捉着這郊野之外的一場幸福忘憂的羅曼斯？

維多利亞山

過去的是肩輿，而現在則是汽車、纜車供給你許多的便利，用不着自費半點力氣，它們會把你帶到維多利亞山上來。那是一個一千七百七十尺的高山，在那上面，汝可以俯瞰着環山的勝景的全面，那是兩個絕對相反的世界；一邊是櫛比的危樓，層層叠叠地，表現着喧囂的鬧市風味，往來密跡的輪船，穿梭似地在那港面上，直等於巧製的小型玩具；而另一邊呢，幽靜的情調瀰漫在展開的一個遙遠的海際與空際。明媚的陽光逼射着那遼濶的水面，逼射到那遠遠地一線天涯。

柳卡特道環繞着山腹，沿路可以看見一切富麗的景物，它供給你二英里洽意的散步，從纜車車站出發，兜了一個大圈子，仍舊回復到了原來的起點。

要是你需要來一個適時的休憩，那麽，就在纜車車站旁邊，山頂餐廳有着許多鮮潔的冷飲，等待你的選擇。但我以爲吃喝一點東西，在這兒乃是次要的事情，主要還是選擇一個更好的座位。坐下來，靜靜兒享受一點山中和柔恬澹的情趣。這種情趣包括着遠方的水光山色，包括着頭上縹渺聚散，變幻無常的白雲，包括着沿廊覆垂在屋簷棚架上面的藤蘿花卉。當你的精神從一切那麽寧謐那麽宛好的遠近自然環境中騁馳歸來之後，閉目小息，而四週的鳥聲、蟲吟，忽地從你的身邊足下唧唧琅琅，悠然而起，距離你身不遠的沿廊沿堦百十成羣的盆花又不斷在對着你散發它們的幽香。這境界，在香港，說常有，是並不常有的。

休憩之後，你如果希望爬一爬山，那末，攀援登峯，俄頃間可達西嶺。那是一個險峻的山峰，兩扇峭壁危然高懸，從愛倫道紆廻爬上來，很有一番奇趣。

從維多利亞山上，汝可以步行下行：由纜車車站起，揀那條狹小的山徑，蜿蜒曲折地，穿過了一片樹林，南向而行，直達薄扶林水塘，接駁着愛倫道牛奶公司，以後就是平坦的大路。行這路約莫一半光景，右邊分出一條小徑，樹木夾道，穿過這條小徑，汝可以遇到一株株美麗的吊鐘花，那些在元旦前後，被人視爲祥瑞之物的佳卉。

遊覽九龍列山

九龍列山之西杪，環九龍水塘之週圍，有很多極優美的路徑，夏天的夜晚，在這裏散步，是件最寫意不過的事，其中最美妙的一條，就在那匯集衆水的窪地，那些潺湲的水，經過數英里長流，越過了列山北麓的樹林，直向水塘傾瀉，而那裏的橋上，就是許多人釣魚的去處。——這條路是很平坦的，十分適合病人乘肩輿作小遊。

在水塘與荔枝角間，有很多幽鬱的松林，我嘗經在那裏遇到數以千計的蝴蝶，飛舞着縈繞於叢莽之中。它們不是來在那兒覓食，不是來在那兒化育，也找不到一個蛹殼，不曉得因何會聚集在那兒。

九龍山坳有三條通道，都是極好走的，不論其中的那一條，都可以供給半日的遊行，把你從九龍帶到了沙田。三條通道中，那最西的一個隘口，叫做九龍隘口，高約一千零三十六尺，在米康山與獅子石之間。毗近舊九龍城廢基，迂迴而上。從九龍塘窩打老道上段末尾的停車處，也可以直達這條通道。——窩打老道的右邊過去是一大片平地，其東北角有一個小小的山谷，自山谷之東蛇行數武，可登一小山之脊，再沿山徑以達九龍隘口。這一條捷徑目前是不是還可暢通，已不得而知，因爲多時沒到那兒看看了。

從山上下瞰，全城歷歷在目。山畔新培樹木，有一部份已經逐漸成蔭，很久很久之前，這兒都是萬樹參翳的，可惜後來一度曾被採伐，到處遺留下一片片寂寞的紅泥。

把視綫朝北望來，這裏另一片的樹林就顯得較爲深邃了，那裏還有不少的繁花雜草，出現在你的眼際。向一盆地下行，經匯集衆水的所在，越過一片田疇，就是沙田的南境。——這裏離廣九鐵路的隧道口不遠，是叫沙田隘口的地方。就算是九龍山坳的第二道路了。（沙田隘口，高達九百六十三尺，是九龍山下最低的一條通道。）

到沙田通道，可以由九龍城機場進口處對面山道直上，而另一更舒適的路，則在寶光村之歧道右行以達。行此路半里，距牧牛場數武地方，左向經一蒼翠樹林而上，一小廟危然立於峭山之腰，到了這裏，廟祝會給你一杯清茶解渴，但那可不是引泉治茗，而是從尋常的熱水瓶中斟出來的。

由小廟攀援登山，五分鐘，到達沙田通道。沿途可以遇到一座座高低不同的蓬屋。假日到這裏來，是十分合算的。凉爽的風，會給你無上的撫慰。沿一小泉的長流直下，通一山谷，便入沙田的東境了，這裏有個鄉村，四面環着圍牆，入村時要走過許多的拱廊，每一個都有奪目的壁畫。

沙田極東地方，是九龍山坳第三個通道的所在。這個叫刈稻隘口，高一千三百尺。沿上述九龍城至寶光村的背面牧牛場原路行，止於牧牛場，從那裏左向有條舖平了但不顯著的山徑，由此山徑斜上山麓，越過松林，就到達了。遠繞這條通道，經過山谷裏秀麗的林木，又經過曾經是滿佈着柑蔔的小村落，在那裏的末端，是一個港口，港岸離沙田大約是二哩之遙。

新加坡掠影

丁芝鈞

一般情況

新加坡是馬來半島南端的一個小島，東西長二十六英里，南北濶十四哩，全部面積只有二百二十平方哩。它的別名叫星洲，就是喻其如星一樣細小而晶瑩的意思。

新加坡地處熱帶區域，但因它四面環海，常年都有海洋風調劑，所以溫度並不如靠近大陸的熱帶區域那樣高，寒暑變化也不大，平均溫度在華氏八十度上下，最高達八十七度，最低六十二度。一般是白天較熱，晚上較涼。當地人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是穿着單薄的衣服的，夜裏有一張毯子也夠了。

在一八一九年以前，新加坡還是個荒凉偏僻的小島，全島僅有人口一百五十人，都是靠捕魚爲生的。但自一八一九年英國人萊佛士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之後，就起了根本的變化，它被開發起來，被利用做貿易商港，成爲溝通印度、中國、歐洲和印度尼西亞等地的貨物轉口站。戰後年代，海外貿易更飛快發展，總額每年平均約爲二十億美元，一九五〇年且高達七十億美元。

由於貿易的發展，人口就一天一天增多，據新加坡中央警察局去年二月發表的報告說，新加坡人口已達一百四十六萬三千三百多人。

新加坡向有「人種博覽會」之稱，在那裏居住的一百多萬人口之中，黃種人、黑種人、白種人都有；最多的是華人，約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其次是馬來人，再其次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阿拉伯人、歐洲人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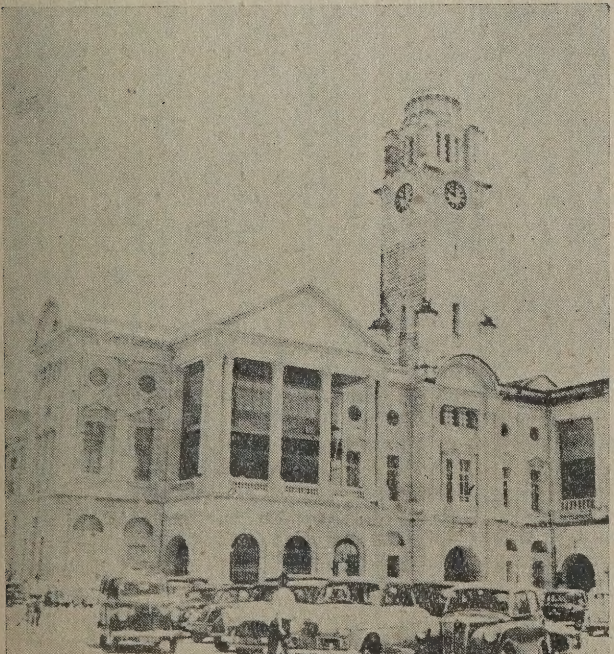
新加坡的工業和農業都不太發達。工業以輕工業爲主，但也只製些椰油、肥皂、汽水、啤酒、籐器、膠具之類或對於通過港口的貨物加一點工而已；農業則出產橡膠、椰子、黃梨、榴槤、紅毛丹、山竹等等。

文化教育

新加坡的文化教育事業，過去是頗爲落後的，但現在已在逐漸發展中，如南洋大學和維多利亞大劇院這樣的較大規模設施，已先後被創建起來。

南洋大學是新加坡的最高學府，它規模宏大，設備完善，除有各個院系的課室和實驗室之外，還有可容十五萬人的大校園；該校位於新加坡郊外六南園山上，佔地五百英畝。它是由星馬華僑捐資所創辦，自一九五三年開始興建，至去年三月才全部完成。其工程之浩大，於此可見一斑。

維多利亞劇院則是由新加坡市議會耗資二百萬元坡幣，前後費時五年才於去年八月建成的。維多利亞劇院的前身原是舊維多利亞戲院，拆卸重建之後，就成了目前這個樣子而爲全遠東最大、最完善的一個大劇院。劇院裏面全部裝置冷氣，還附設有一個專供排練用的小劇場和三個公共酒巴，場內的座椅和燈光設計都很講究，令人有舒適的感覺。至於舞台，更大得可以，在同一時期可容納一百二十名演員演出，且舞台上有平衡器設備，換景極其靈活、快捷，也是目前全遠東最大型、最新式的一個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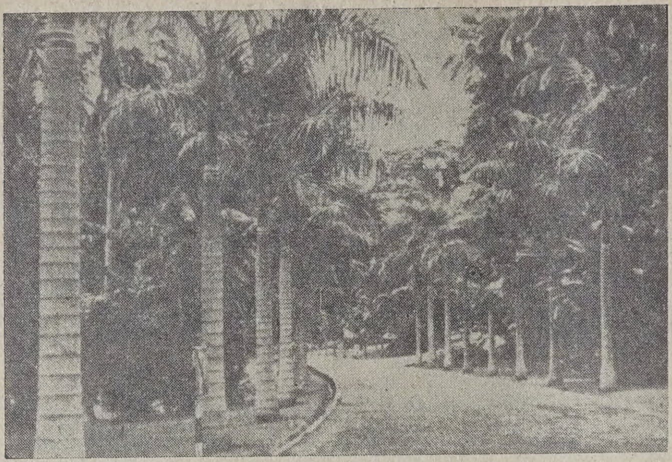
新嘉坡維多利亞劇院的外觀

此外，萊佛士博物院在新加坡也是頗有名的。它位於新加坡市區內近「昇旗山」下的史丹福律西面，是一座白色圓頂的建築物，四週樹木蒼鬱成蔭，環境優美。院內蒐集不少動、植、礦物和水產等標本，尤其有關熱帶方面的珍奇東西特別多，如巨象、巨鱷、猩猩、鯨魚、蜈蚣、巨蟒……等不下百數十件，其中有一條鯨魚骨骼標本，竟長達十三尺之巨。除動、植物標本之外，博物院內還陳列有不少油畫、雕刻、塑像和中國瓷器等等，使人走進裏面，大有目不暇給之概！

至於娛樂場所，有跑馬廳、足球場、電影院等去處。新加坡的電影院有好幾家，以放映美國片、國語片、粵語片爲主，但近年來美國片在新加坡已日走下坡，不如國粵語片之受人歡迎，特別是好的國粵語片，尤爲新加坡人所愛看。

尋幽探勝

到新加坡去的人，沒有不去遊覽植物園的。新加坡植物園有一大特色，就是在馬來亞生長的二千五百種樹木在這裏都可以找到，而且，它所擁有的植物種類之豐富，竟使它成爲世界上有名的植物園之一。扇形的棕櫚樹和橡膠樹，長着氣根的紅樹，結果如西瓜一樣大的蕃瓜樹，遍佈於植物園的每一個角落；各式各樣的蘭花，也把植物園點綴得鮮艷多姿。人走進其中，眞如走進森林裏一樣，可以享受到不少自然野趣。夏日坐在遮空蔽日的樹蔭底下休息，涼風徐徐吹來，尤有一種輕鬆舒適之感！



新嘉坡植物園裏的棕樹

單是樹木的衆多，配以鮮花的點綴，還不能充分顯出新加坡植物園是個吸引人的地方。它之所以吸引如此多人去遊玩，恐怕是在這媚人的環境之中，再加上樹梢枝頭間猴兒的嬉戲吧！新加坡植物園的猴子，是園主人放養在這裏的，牠們受到保護，常常聯羣結隊的走下地來，向遊人要東西吃。牠們不怕人，也不傷害人，如果你有興緻的話，買一包花生米或幾隻香蕉去逗牠們玩，也未嘗不是閒暇中的一種樂趣。

在新加坡好玩而又有趣的事情還很多，比如在新加坡海峽中，那些做海上生意的帆船隊，集結在一起就如一個小市集一樣。他們擺賣着小猴子、小鱷魚、木雕黑象和各種各樣的玉和象牙製品等等，靜候遊客和海員的光臨。往往在這樣的場合裏，還可看到一個印度老人，他帶着一只貓鼬和一個柳條籃子，把籃蓋揭開一點點後，就用笛吹起聲音拉得長長的單調的曲子來。不久，一條黑色的眼鏡蛇頭便伸出籃子來。差不多與此同時，老人將一直蹲在他膝頭上的貓鼬一放手，一場激烈的戰鬥便開始了。原來貓鼬是毒蛇的死對頭，牠生來喜歡人類，是保護人類免受毒蛇侵害的一種出色小動物。而今，牠見了毒蛇，便撲向前去，機敏地避過毒蛇的毒牙，最後把蛇頭咬住。至此，老人才把這場戰鬥結束。所歷大概是幾分鐘，但旁觀的人，已是看得怵目驚心了。

如果走進克萊德巷市場裏，更有異鄉情調的感覺。那裏有小老虎和小猴子等小動物出賣，一隻小猴子比一隻鷄的價錢還要便宜，所以在新加坡，除非你不喜歡玩猴子，要玩猴子，倒是很容易的。新加坡猴子價錢之所以低賤，據解釋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馬來叢林多產猴子，其二是鷄要從外地運進口的。

到河邊去走走也是很不錯的。那是把新加坡分爲南北兩岸的新加坡河，橫貫在河面上的有十座大橋，這十座大橋是安德遜鐵橋、嘉文拿鐵橋、水仙門鐵橋、金星橋、火城橋、新廠橋、獨立橋、北寨烈橋、大馬路吊橋、青橋等。它們維持着南北兩岸的交通，使行人和車輛都很方便。在新加坡河畔，還有一個海濱公園，入夜憑欄遠眺，看那對岸螢光或城中山上坎寧堡燈塔的閃閃燈光，披襟當風，肌膚生涼，的確是人生的一種難得的享受。

最後要談談新加坡的山。新加坡原無高山，只有較低的丘陵，但却有三十幾座之多。最高的是武吉知馬山，高五百八十一呎，站在山巔，可以窺覽全新加坡城，就如在香港登上太平山頂，可以望見整個港九市區一樣。對於武吉知馬山，過去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到加爾各答比到武吉知馬更加容易。」意思是說，在新加坡未開發之前，那裏是一片茂密的叢林，有老虎、野豬、蟒蛇、鱷魚等猛獸，人過其間，是很危險的。而今天，這些新加坡的原始居民已經絕迹了，且還有人在山上建起了神壇、廟宇、教堂等，到來參觀的遊客和燒香、禮拜、祈禱的善男信女們，倒也絡繹不絕呢。

人民生活

新加坡從表面看來有不少好去處，但人民的生活並不十分理想，有的地區沒有下水道，蚊蟲滋生，殊不衛生。特別是在靠近沼澤地帶的鄉村，在那長得很高的濕轆轆的青草叢中，有很多蝎子、蜈蚣和毒蛇，對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影響很大。相信獨立運動的初步成功，新的自治政府將會給上述這些帶來不斷的興革與改進。

總之，新加坡人的生活是充滿着熱帶情調的，他們愛在露天的地方喝咖啡，青年男女尤其喜歡在椰蕉樹下談情說愛，嬉戲追逐。新加坡的小販，也用手推車推着椰子、香蕉、菠蘿、芒果、橘子、甘蔗等果品隨街叫賣，祗要給他應得的價錢，就可以喝到一杯鮮味的椰子汁了。而椰子這種東西，也給當地居民帶來了衣着、糧食、器皿等日用必需品，因爲到處都長着椰子樹，出產豐富，自然有其經濟價值了。

我的迴憶中的新加坡

陳君葆

離開了長夏炎炎的新加坡北返將近三十年了。在這段悠悠的歲月裏，也曾不止一次想到對於舊遊之地寫一篇回憶的文字，但不曉得怎樣，一直總鼓不起勇氣來動筆。因此，除了在自己日記裏偶而錄下了一些破碎的印象，或者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寫下幾首舊體詩，此外可以說什麼都沒有了。自己也常常覺得這有點對不起這個南邊的名城。

新加坡，我們中國人也稱它為獅城——多麼美麗而典雅的名字！其實，位置在亞洲南部的一個半島的最南端，雄赳赳地橫踞着太平洋與印度洋間的東西交通孔道，新加坡也的確像一頭雄獅。至於城呢，有些人卻反對這樣的稱號，以為不切合事實。這我以為未免過於拘泥。作為一個地理上的名稱說，獅城是應該和檳城、巴城等排列在一起，相提並論的。它表現着中國人的聰明，中國人的風趣。這也是週知的事實了，中國人足跡所至，總喜歡把自然界的事事物物風雅一過，有時候興之所至，寄託深遠，有時候取義命名，還在牝牡驪黃之外。

那是一九二一年的八月，我第一次踏上了新加坡的陸地。一位父執輩到了碼頭上來接船。寒暄過後，我們坐了一輛馬車，把幾件簡單的行李搬到漆木街他的店裏去安置，先休息一下，然後再找住的地方。漆木街就是新加坡的大馬路，中國人的重要商業差不多都集中在這裏了。可是這個地方所給予我的頭一個印象並不怎樣好：路面破爛不堪，凹凸不平，石子既多，又大小不一，而塵土則更多而更討嫌了；椅桌才經過拂拭，不到半盞茶的功夫，便又蒙上了一層薄霧似的沙土。這是一個工業城市，情形大概免不掉是這樣的吧。經過這樣一想，便又覺得自己得到了解釋也似的。然而纔不過半點鐘以前，車子經過「土庫」，那邊和這裏相隔不過兩三條街的地位，可是銀行、輪船公司、外國百貨商店，商旅輻湊，有條不紊，不但建築壯麗堂皇，並且街道也異常清潔。這便有點費解了。豈眞都市計劃中，也有所謂「中國城」一特別區的設置，與其他各部分比較，要作出上下床的分別來嗎？

熱帶的氣候的確有點異樣，尤其是初到那裏去的人們，感覺也特別敏銳。記得那天，當我們的船還停泊在領海線外寄椗候檢查的時候，突然發現「片雲頭上黑」，這本是十分平常的景象，大家，扣着船舷都沒有留意，可是不轉瞬間，卻下了一場大雨，眞的落得淋漓盡致，甲板上倒瀉銀河也似的。既而雨過了，天晴了，不一下子便又恢復了熱帶的炎酷天氣，人們並沒有因為下了一場大雨而得到「浮生一夕涼」。熱帶的天氣便是這樣。晴雨炎涼的轉變，有時候，僅在倏忽之間，可是百變總不離其宗，歸根到底，仍是炎熱，難耐的炎熱。

船靠岸了。從船上下來，一踏步上碼頭，便感覺到一股不同的氣息瀰漫着空間，像是青青的樹葉在毒熱頭底下洒過了許久，又加上了一陣海氣的淘洗，這樣所發出來的一種腥味。起初我問朋友們，他們都說不覺得。我懷疑它是一種「青氣」，是在強烈的陽光底下所作成的奇臭，可是這也沒有什麼科學根據。初聞到時，頗覺刺戟鼻觀，但在南邊住下了，過了約一年左右，習慣了吧，自已也就不大覺得了。我不知道別的人們初到南洋一帶去時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感覺，不過我不肯相信自己的嗅覺特別敏銳。但是感覺敏銳也罷，遲鈍也罷，如果不是自己親身到過「南邊州府」，親自

老華僑畫家

李鐵夫先生印象記

晦盧

我記得在十歲那年，我跟祖母、母親舉家從星洲回到「唐山」，後來就一直在我的家鄉蔚溪唸小學。在小學裏，我是很喜愛美術的。有一次聽父親說，我底外婆的鄉下陳山村有一位大畫家，他的名字叫李玉田。當我有一次和母親到外婆家裏去的時候，才知道叫李玉田的大畫家原來是不在鄉裏的，那時候我覺得十分失望，連畫和人沒有見過一面；那時候我連李鐵夫這個名字也很生疏。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我們幾個畫友到紅磡郊區去拜訪李鐵夫先生。那時，他住在一個山坡上面，他的木房子簡陋到只用四根木柱撐起，四週便用爛鐵皮和破舊的油畫布掩遮着。那時恰巧是黃梅天，泥地非常潮濕，這位七十多高齡的老畫家就日夕與這破房子相依為命。房子四壁皆空，中間放着一張帆布床，床頭一疊「華商報」。他老人家是異常樂觀的，他指指破房子笑着道：「下雨天變了水瓜棚了」！

他的頭髮已經斑白，臉上的皺紋也顯得很深，一看就使人知道他是個飽經風霜的人。那時，他的精神飽滿，天剛破曉便起身下山去飲早茶了。他告訴我們：每天飲幾頓茶，在茶館裏，他讀報、思維、和茶客們聊天。

他是個敦厚樸實，耿介拔俗，意志堅強的畫家，當他沉沉而談起中國過去國事蜩螗的時候，老懷慨憤不能自己。他一點藝術家架子也沒有，是個老老實實的「金山伯」。他的確配稱金山伯而無愧的，他一生在外洋渡過了幾十年——大約在一八八七年時，他出洋到英倫去習畫，後來又到了美洲舊金山。他在外國學美術，成績的優良，外國人為之驚佩：在英倫，他獲得過幾次畫展的首獎；一九一六年，他以畫家資格加入全世界最高級的「畫理學會」，在十年之間，曾獲致二十餘幅作品入選。在東亞方面，他是第一個屬於「畫理學會」的會員。

李鐵夫的作品以油畫人像見稱，運筆遒健而寫實，傳神酷肖，色調蒼勁而沉鬱，有荷蘭畫家林布蘭及印象派大師畢沙羅的風格，非經下過苦功者不能臻此。

一九零七年，孫中山先生到美洲去鼓吹革命，他協助孫先生籌組在海外的第一個革命社團——「興中會」，兩年後，他當了該會的書記。

當李鐵夫談起過去與孫中山組織興中會的歷史，他老人家便感慨地說：「興中會開始不夠幾十個人，人們都怕死，不敢到會來坐。到了同盟會成立，聲勢壯大了，那班『投機友』蠭湧入會了（他指那些後來做了大官介要者），不信嗎，眨眨眼，他們那班屎烏蠅都升官發財了！只有孫文（他喜歡這樣稱呼）才是蜜蜂，辛辛苦苦的為他人謀福利……」

他一生在國外過了幾十年活，曾經為了偉大的理想事業而獻出了他的青春。但後來當他回到香港，一直就在香港住下來了。以他這樣有資歷的人，本來大可以回到國內去和達官貴人混在一起，但事實上，李鐵夫是個有高度正義感的藝術家，他敵視那些尸位誤國的傖夫，正因為他能堅持自己的意志，所以他才安於他貧窮潦倒的生活而不以為苦，不以為恥。

嘗過那些毒熱頭的厲害，你是不會眞正明白千千萬萬那些「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中國人，他們是與大自然經過怎樣的搏鬥，才逐漸把自己的經濟力量與地位建立起來的。

那年我去新加坡，是應新嘉坡華僑中學校長涂開興先生的聘請去的。到學校後，才知道是要接替陳長樂博士的事，擔任英文部主任的職務。當時陳長樂是要到廣州去，就任廣州英文日報總編輯一職，所以才有這樣的安排。事情也眞湊巧，就是這樣便開始了我前後凡十年在馬來亞的炎方生活。

在華僑中學任教職的幾年，不單祇使我接觸到許多當時的僑界領袖人物，許多從國內去的獻身於華僑教育事業的教育工作者，它還給我以一種機會，使我能够深切地認識了整個華僑問題的性質，尤其是華僑教育問題的性質，認識到問題的中心，華僑教育的發展以及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所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和障碍。我初到新加坡時，劇烈反對一九二〇年頒佈的華校註冊條例的運動剛發生過。雖然事過情遷了，但種種跡象仍然表示着：愛國主義的思想，愛國主義的教育，實爲引起當地英國政府的疑慮以及種種誤會的主要原因。不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們免不掉要問：難道愛國也有罪嗎？難道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民族，不是天經地義的嗎？浪潮逐漸平息了，人們在心平氣靜的時候，又不免這樣地想：華僑的願望，不過想辦好他們自己的教育，符合他們自己的需要而已；這樣的教育難道不可以在當地政府當局諒解之下，取得和平發展的機會與便利？華僑熱愛祖國，這是一定的。他們離開祖國愈遠，愛慕祖國的心情也就愈加熱烈，這也是一定的。在南邊的日子愈久，這一點也愈加清楚地體察得出來。

教育僅是華僑生活的一方面，不過舉一以類其餘，人們由此也不難推想到他們的活動的其他各方面。「中國人是馬來亞的脊骨。」華僑自己固然絕對相信這句話，並且常常引以自豪。便是英國人也從來沒有否認過這句話的眞確性。

這樣，在這個在一八一九年以前還不過是一個荊棘縱橫，海盜出沒的荒島的地方住下來，日子久了，便也覺得它是自己的第二故鄉了。這是很自然的。

記得有一次——那是二十年代的事吧，是那一年却記不清楚了——一位英國朋友問我說：「我總摸不清楚，究竟你們中國人在這裏要的是什麽呢？」我把一杯咖啡徐徐放下回他道：「很簡單！關於最重大的問題，講到終極的話，他們的要求是不會低過由他們自己來決定一切的。」諸曼先生遠遠地望着萊佛士酒店外邊海天一線那裏的波光雲影，沉思了好一會，默然無語。我當時自己心裏在說：他們「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難道這樣的要永還會屬於過份嗎？好久好久，這樣的問題常縈廻着在自己的腦際。

又三十多年的時光溜走了。而現在的新加坡已經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了，它已掀開了它的歷史一新頁。在它的爭取獨立運動當中，中國人當了什麽角色，作出過怎樣的努力，這已是有目共覩的事實。於是我又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一句話。那不是預言，而我也並無意於作預言。無寧說：事情的發展規律使它不能不這樣吧。

新加坡有一種水果叫「榴槤」。人們說：所以叫做榴槤，就是留戀的意思。我不十分喜歡榴槤的味道，可是對於新加坡，却眞的覺得有不少留戀。新加坡足留戀的地方是多式多樣，多方面的，這等待有機會下次再談吧。



聽說他有一次到南京去遊覽，那些自詡爲跟隨孫中山革命的所謂謫系顯要想捧他的場，要請他畫像，那些人後來都討了沒趣。他寧願兩袖清風，來來去去，一點也不在乎名利。相反的，如果當他遇到了老實的朋友，他會很樂意的和你促膝談心，毫不吝嗇的搬作品給你欣賞。他老人家最高興是談論畫理和縱談世界大事。他特別關心的就是時事和國事。據說，他每天到一家茶樓去品茗讀報，當看到暢快之處，津津爲他人講解；當他看到不如意的事情時，常常拍案三嘆，慨憤之情溢於言表。他是個口快心快的人，一點隱藏都沒有的。正因爲他爲人率直的原故，有些洋場惡棍們便利用風雅的幌子騙取了他老先生不少珍貴的作品，我想李鐵夫倘死而有知，正如鄭燮所言，必爲厲鬼以擊其腦吧！

有一次，我陪兩位朋友請他在安樂園吃餐，他一定要吃餛飩麵，他的理由是吃了幾十年西菜，十分討厭了。他談到養生的道理，主張多跑路不坐車子，飲食方面多吃青菜和喝涼茶。從這一點生活上的細節來看，也可以體會到李鐵夫先生是一個對生活多麽儉薄自奉的人。

這位高齡的老畫家，在一九五零年從香港回到廣州去，他得到很優裕的生活照顧，除了有一間住宅和畫室給他安息，還有一部爲他而設置的三輪脚踏車，並派有專人侍奉他，過着優遊的晚年生活。



一九五〇年李鐵夫留影於廣州萊根香茶館

在一九五二年，他以年事過高，風癱宿疾發作而不幸逝世了，享年八十三歲。這一位具有歷史上光輝的戰績的老畫家，在一個承平的年代裏長眠於五羊城。白雲故鄉，相信他應該爲了親眼看到自己的祖國走上新生富強而倍感自豪和瞑目吧。

他晚年愛寫水墨和書法，落筆蒼勁，行文如疾風掃落葉，嘗見其書中堂一幅，詩曰：「獨立雄無敵，長驅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翔摩碧穹，秋深霜氣肅，落木萬山空。」

——一九五九年夏記於鐵夫七週年忌辰。

新上海十年（中）

曹聚仁

三　從外灘公園到文化俱樂部

筆者曾經在本刊介紹過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奇書：「上海——冒險家的樂園」。(愛狄密勒著，包玉珂編譯)幾年前，有一位上海黑勢力的女婿，也曾用絢爛詞句、感傷情調渲染這多姿多采的天堂暮景，嘆盛時之不再。從冒險家說，今日上海，乃是失樂園了。前些日子，有一美國記者從香港發一電訊，就說：今日上海，已是死城了。

所謂「冒險家」，誠如嘉果號船主所開列的貨色：强盜、惡棍、奸細、殺人兇手、造假鈔票的，販毒藥的，總而言之，他們具有一切人家所不敢具和不願具的美名。這些世界性的珍品都送到上海來了。『就是有一個神奇的，能够在樹上生出炙鷄薰鵝，花中開出糖餅甜糕，河裏流出醇酒濃酪的所在，也打動不了那些在上海活躍着的冒險家的心。上海眞是一塊最肥腴的土壤。每一洲的每一種罪惡，都在這裏落了種，而開花結實』。那位史東萊爵士，(冒險家樂園中人物之一)沿了黃埔灘走去，一直走到上海總會。這個上海總會，可以算得是全世界的一個上市得最早的酒排間，規模也最大，它有世界上櫃台最長的酒排間之稱。(上海總會的章程規定，任何中國人，不問他們是貧是富，爲賤爲貴，都不得踏進會址一步。其中唯一的中國人便是一個侍者。)上海總會又是非英國人莫入的。美國人與法國人就建造了花旗總會和法國總會。他說：「到底法國人來得慷慨，他們將總會公開於租界中的國際居民(中國人自不在國際之列)作爲他們的情人相好之處。」筆者此刻神遊於他們的樂園之上，不覺莞爾微笑。

當然，在我們的記憶上，不會忘記當年的外灘公園和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門口都豎着華人不得入內的牌子的。法國公園門口雖沒有那塊木牌，那就得看安南巡捕的臉色了。(當年也有一處，算是華人公園的，在蘇州河口那一角上，約有十多畝地，比之隔籬英國總領事館草地有天壤之別了。)而今，我的心魂，飛馳於人民公園的上空，這六百多畝大的廣場，先前，乃是西人的跑馬場。先前，除了高等華人有入場的機會，其他華人連在場圍外站着看一看，都會受巡捕的叱罵的。勝利以後，我們曾經在這兒舉行盛大的凱旋慶祝會，但，西人總霸佔着不肯放手，那位著名的買辦頭腦的吳市長，也曾想把江灣的馬場來和他們交換，結果，還是沒有談妥，成爲懸案。而今場南那一二百多畝開闢了人民廣場，北邊四百多畝，成爲市中心的人民公園，百花盛開，綠草如茵，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兀然站在那兒，顯得氣象煥新，自可揚眉吐氣了。外灘公園、中山公園、勝利公園(舊法國公園)比舊時更整潔，更熱鬧，休沐假期，遊客雜沓，彷彿往日的大世界。連一個冒險家的影子也看不到，這樣的事，我們居然能够及身看到了，也算吐一口悶氣了！市當局把虹口公園佈置得十分完整，(其地原是日軍橫行的天地，一直很荒凉的。)前年，把魯迅先生墓移葬其間，又建造了魯迅紀念館，那就更有意義的。新闢的西郊公園，可說是全市最大的公園；在舊的上海，西郊該是比較偏遠的去處。在新的上海市區，它恰巧在市的中心區。(公園的南、西、北三面，和幾個規模極大的人民公社接鄰。)

我們且停下來看看上海市區，幾處矗立雲表的大厦，它們幾乎都是兩位冒險家：沙遜與哈同的產業。哈同那位猶太人幾乎霸住了半條南京路，他們的愛儷園，富擬王侯，備極奢侈。而今，愛儷園成爲陳跡，新的大建築乃是中蘇友好大厦，成爲公共集會的主要場所。另一猶太人沙遜，他曾擁有沙遜大厦、漢彌爾登大厦、都成飯店、華懋公寓、格林文納公寓、河濱大厦這一連串產業。而今華懋公寓，已成爲招待國際朋友的住所，那家有名的四川菜館錦江飯店就移到沙遜大厦中去，成爲市民的公共食堂了。上面我提到過的法國總會，而今乃是文化俱樂部；食堂還供應着法國大菜，其他部門，都對青年學生公開，作爲體育、藝術的遊樂場；往日的世紀末情調，一掃而空，一些影子也沒有了。筆者還曾到過一處屬於亞細亞油公司洋經理的私宅，所佔面積之大，遠比愛儷園大得多，幾乎比舊日的跑馬場還要大，而今也成爲公共場所，對市民公開了。社會主義的上海，這些「私家重地」，都爲市民所共有共享，這是十年來最顯著的變化。(往日吸中國人膏血的經濟中樞，而今乃是上海人民代表的會場，這樣的轉變，豈不是更有意義嗎？)

當然，筆者不會忘記那所高矗在蘇州河北岸的上海大厦；那是舊日的百老匯大厦，累積着罪惡記錄的場所。日軍在這兒敲剝善良的上海市民，汪精衛曾經在這兒孕育他們的僞組織，蔣介石的最後掙扎期，這兒是他們的指揮所；而今也是招待海內外朋友的場所，海外人士對它一定很熟識，而且深切懷念着的。

我們似乎應記起愛狄密勒的話：『這舊的一代讓他無聲無臭的消滅了吧。中國總有一天會恢復她的失去的光榮，而成爲世界的一個公道和正義的巨人的。』這一天，果眞到來了！

四　新的望平街

舊的上海，從光明面看幾乎可以說她孕育了望平街，這一中國社會政治氣象台，乃是最大的貢獻。(望平街南起福州路，北終南京路，全長不及五十丈，這是中國新聞事業的中心點。就在望平街漢口路的轉角上，矗立着兩座大厦，一所坐北向南，那是新聞報，一八九三年創刊，今爲新聞日報。一所坐西向東，那是申報，一八七二年創刊，今爲解放日報。它們一向執中國報壇的牛

耳。由申報向南數十步，就在福州路的轉角，巍然巨厦，上有高塔，微風吹動，可聞鈴聲，那便是和申、新齊名的時報，一九〇四年創刊，初爲狄平子主辦，繼由黃伯惠主持，抗戰中停刊。本來上海報紙就集中在這一線上，抗戰以前，申報對面，便是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和神州日報，時報對面爲商報。由申報北行，跨過一條馬路，轉入九江路，那家馳聲全國的小型報——立報，異軍蒼頭特起，開了望平街的新頁。這和一九三六年四月，大公報的南移，同爲中國新聞史上大事件。勝利後，望平街上稍有遷變，依我看來，可以說是由縱的發展演成橫的擴充，報業重心，稍稍東移，落在河南路與漢口路的交叉線上。若干報館也不復局居於這一街上，有的北移，有的南遷，望平街的視野，比先前大得多。但一般人的印象中，依舊以望平街爲報業中心，每天早晨，百川匯海，每一種報紙照例流到這條古老的街頭上，由此分散開來。望平街正是一處文化湖。）不過，她所孕育的孩子，顯然有着資本主義的血統。它們依靠着廣告來作養料，它們本身便是商品，報館與報館之間有若敵國，申報那一集團要吞併新聞報的故事，那是望平街上一場大搏鬥。望平街報販集團的封建勢力，就跟上海其他黑勢力一般，根深柢固，吸報館的血，嚼讀者的肉，誰都不敢和他們去對壘的。勝利後，望平街的報業，又爲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所獨佔，他們阻擋新華日報的東移，霸佔新聞、申報的股權，（比較有生氣的立報，那時也轉到CC系手中去了。）形成新聞事業的大混亂。（潘公展主申報及立報，程滄波主新聞報，和馮有眞的中央日報，鼎足而三，支配着望平街的整個命運。其他外衞報紙，正言報屬於青年團，和平日報屬於軍方，前線日報也接近軍方，東南日報係CC嫡系報紙。連大公報也變成了養媳婦，非仰人鼻息不可了。）

解放軍進入上海，文化戰士也就進入望平街。筆者曾經說過，從望平街的文化隊伍說，大公報、文匯報和立報原代表進步的一面。解放後在望平街上工作的，也可說是熟人。依某君的說法，我們是從大公報、立報搬到這兒來的。這雖是諧趣的話，卻也合乎事實。但望平街的實質，近十年間起了澈底的變化；它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孩子，而是社會主義的夥件。沒有一份報紙，再依靠廣告來作養料；它們本身也從消閒的變成了精神主要糧食了。先前，新聞，和申報都曾號稱日銷十五萬份的，事實上，申報銷數在十萬份上下，新聞報也不過日銷十二三萬份。連全盛時期的立報，也不會打破這個紀錄。大公報在外埠大小城市的銷數，超過了申、新兩報，在上海也還不能佔先。解放後，銷數扶搖直上，解放、新聞兩報，日銷各在二十萬份以上，文匯報也銷近二十萬份。新民晚報的銷數也不相上下。

最顯著的大變動，望平街不再是中國新聞事業的中心；文化的燈塔，移到北京去了。人民日報以日銷八十八萬份的高額開了中國新聞史的新頁。（要說銷數，中國青年報，日銷一百二十萬份，那就更多些。）在北京的大公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以及各地方性的日報，也都日銷十五萬份以上。這樣，從城市深入農村，從知識份子小市民的消閒轉爲大衆學習的讀物，一眼看去，風格也大不相同了。在發行方面，盤據霸佔一個世紀的報販集團也完全消滅了，派報工作，移到綠衣郵工手中去，中間剝削的畸形階層不復存在，讀者自受了實惠了。

至於報人的覺悟，如王芸生先生所說的：『拋棄舊習慣，去掉舊成見，一切從新學，一切從頭幹。』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那更是望平街上的新氣象！





上海外灘的兩個鳥瞰鏡頭

深圳掠影

木每

年紀大些的寶安人，大多數是知道舊社會裏的深圳是個齷齪的場所，狹窄的街道，矮小的屋棚，遍地充塞着垃圾；走私販子、賭徒、偷盜、吸毒者……，出沒其間。據當地人說，羅湖車站附近現在海關辦公室的原址，陳濟棠時代曾在這裏建了一間大賭館，門前兩口人工湖，供得意的賭徒遊花艇，屋後的深圳界河，水深數丈，却又是傾家蕩產的賭徒投河自殺的去處。記得解放初一兩年，這一帶仍是走私販子麕集的場所，投機商號、旅店裏，充塞着來自四面八方的身份不明的人。當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之後，深圳過去的骯髒痕跡，才一掃而光。今天的深圳，正像是一位翩翩少年，在陽光燦爛的季節中，顯得他特別英俊，特別可親。衣衫襤褸、病毒纏身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

新興的市鎮

鎮內，一條寬敞的柏油大道——解放路直貫東西，從深圳墟舊站跨過鐵路東去，右面是「寶安縣展覽館」，左邊的中山公園舊址，已闢爲工人文化宮，裏面有球場、花園、溜冰場、圖書室、象棋壇、音樂室等。往前走，便是寶安縣人民醫院的門診部。右邊越過一條岔街（通往羅湖及深惠公路的交叉點），便是高大的「寶安縣文化館」。再向東去，是新建的寶安旅店和郵電局。沿大街一直走，兩旁是各種商店和手工業店舖。靠原維新路交叉口，有一間很大的百貨商店。到東門路口附近，有一九五八年新建的深圳旅店和今年改修的和平旅店。這些都是近一兩年新建的兩層樓房，寬敞雅潔。柏油路上或平滑的混凝土走廊裏，都很少見到果皮紙屑，痰唾更是絕少了。多數舖戶門口，還擺上一盆盆的鮮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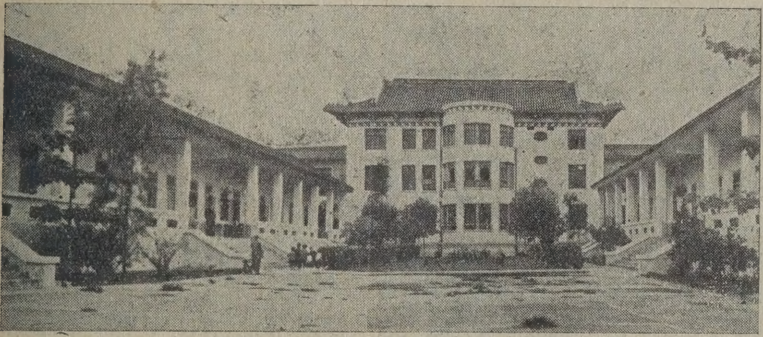
原來的維新路，現在改稱人民路，仍是金融經濟的中心。從綸記茶樓往北走，可以看到新建的新華書店。人民印刷廠、中國銀行、人民戲院、照相館及各種經濟機構的辦公室，都在這條街上。這裏也是行人最多的街道。

此外，新的農械廠的廠房也早已建好了。一年來，深圳的地方工業發展很快，連北面的荒山叫晒布嶺的，也建滿了新廠房。深圳中學及深圳小學，也在這晒布嶺附近建了寬大的校舍。

旅客之家

深圳，解放後的深圳，十年來不知有多少的國際友人對你留下難捨的深情，不知多少僑胞在你這裏興奮得流下熱淚！過去的辛酸，我們是不會忘記的，但我們不多追述那傷心的往事，而是要說一說今天的新氣象。

今天的深圳車站，已是一座堂皇新穎的旅客之家，是廣深鐵路的終點。這裏有寬大的候車室，潔淨的地板，舒適的長凳，只要你來這裏作客，和藹可親的服務員會向你敬茶，站裏的工作人員會細心而井井有條地給你料理行李。五顏六色的彩圖到處掛貼着，把車站裝飾得多麼美麗。上車時，你無需急燥，時間充分，年老的還有人扶你上車。在休息時，你可盡情地欣賞祖國豐富多采的音樂。車站的二樓上，還有一個旅客食堂，珠簾垂掛，窗明几



深圳華僑旅行服務社外觀

南寧新貌

宗文

南寧，是一個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古城，但自宋代以來，一直停滯不前。到一九四九年，它仍然只是邕寧縣的縣城，人口只有八萬多人，面積只有四、五平方公里。市內街道房屋百孔千瘡，工業幾乎沒有，文化更爲落後。

自一九五零年起，經過連年的建設，它的面貌起了巨大的變化。現在，南寧市的人口已增加到五十六萬多人，面積擴大到二千三百多平方公里，新市區以舊市區爲圓心，向四周的遼濶的荒野、旱地伸展出去。以前城西北的華强街到明秀村之間的一大片遼濶的田野，現在已開闢成友愛路、中華路、衡陽路等近二十條新馬路，無數的新建築物把昔日的田野蓋沒了；以機械工業爲中心的新工業區正在這個地區建設着。舊城北門外的望仙坡（即六公祠）及其四周，昔日原是荒野，現在已開闢爲人民公園。風景林、草坪、花壇已代替了往日的荒涼。這裏建有巨大的動物園、博物館、圖書館、展覽館、體育場、游泳池，還建有廣濶的人工湖和湖心亭。從前城東南的桃源路，現在已延伸到津頭村，津頭村變爲城市的一部份了。規模巨大、設備完善的廣西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就建在這裏。從前城西的上國街到永和村之間，是遼濶的田野，現在已建成新陽路、天津路等馬路，把上述兩地連接起來，馬路兩旁建起了許多房屋。現在的市區，還跨過邕江向南發展，無數的新建築物從南岸直排到遠遠的白鴿嶺、鳳冠嶺脚下。今天再去看看，南寧市區的變化太大了。假使你十年前到過南寧，你會像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市一樣的陌生。

一九五零年以來，南寧市還進行了大規模的綠化工作。現在不僅馬路兩旁綠葉成蔭，而且建築物周圍的空地上，多已變成草坪和花圃。假使登上望仙坡向四周俯瞰，你會看到全南寧市好像是一片綠色的海洋。片片新建築物的紅瓦出現其間，又如無數的桃花瓣撒在綠波上一樣。

一九四九年以前，南寧純粹是一個消費的城市。全市工業只有糧食加工廠、印刷廠和水電廠三個小工廠，全部職工只有二百多人。而到一九五八年年底，全市已擁有各種類型的工廠六百多個，其中現代化工業企業有八十七個。去年，南寧市煉出了鋼鐵，並製出了冶煉設備，結束了南寧不能煉鋼和不能製造冶煉設備的歷史。南寧原來沒有煤炭工業和化學工業，現在也初步建立起來了。南寧市機械廠在今年頭四個月就生產了一百五十九台各種車床。去年，全市製出的新產品達一千三百多種，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零年增長四十七倍多。今年第一季度全市的工業總產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長了二點八倍。這是多麼飛躍的發展！

解放以來，南寧市郊區的農副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去年雖碰上數十年來未有過的旱災和水災，但由於新修的水利工程發揮了作用，稻穀每畝平均產量仍比一九五零年增加一點六倍，蔬菜每畝產量則比一九五零年增產六倍。

南寧市的文教衛生事業，在一九四九年時，高等學校只有一所西江學院，現在已有廣西大學、南寧大學、廣西民族學院等六

僑鄉去來

蕉嶺紀行

孟仲季

蕉嶺原是一個縣治，梅蕉併縣後，成爲梅縣的一部份。將近兩年以前，我到過蕉嶺，印象猶深。但，此日重來，萬象更新，許多原來熟悉的地方，這次却使我感到陌生而迷惑了。

汽車在公路上奔馳，一路東風浩蕩，新秧染綠，剛過油坑，羣山環抱中忽然出現一個波光瀲灧的人造湖——北坑水庫。湖光山色，相映成趣。這個水庫匯集了周圍羣山峽谷的溪流，踞高臨下，哺育着以盛產花生著稱的油坑一帶一向苦旱的大部份土地。

三圳沿公路兩旁原蕉嶺農場種植的柑桔，現在已經成畦成行了。探首車窗朝前或朝後遠眺，柑桔園儼若一片平原上的矮森林，東風吹拂，綠波浩瀚。

長約四十公里的旅途中，到處顯示着生產建設的繁榮景象，公路兩旁出現許多一年多以前還沒有的工廠、礦場和其它建築物。

蕉嶺地下鐵藏豐富，已發現的有二十多種。燕子岩盛產質量優良的石灰石，早就有人在這裏開窰燒灰。現在，燕子岩及其毗連的井塘崗，新闢的石灰窰更多了。這些都是新鋪公社經營的。人們不僅採石燒灰；也採石塊賣。最近新鋪公社調集一批人力採石灰石發賣，三天內就獲得三十多萬元的收入。

燕子岩附近，汕頭專區開辦的一個水泥廠正在興建，頗具規模。燕子岩和井塘崗盛產的石灰石，就是製造水泥的原料之一。

梅縣第二華僑中學正在谷倉下大坪裏大興土木，建築新校舍。第一座校舍接近落成了。

到蕉嶺如果不遊長潭，是一樁憾事。長潭是粵東著名的風景勝地，以水光山色奇麗見稱。但，昔日的長潭也只不過是純供人遊覽的勝地而已，充沛的水力資源從未經開發利用。一九五七年春長潭水利工程建成後，長潭開始爲人們造福了！它灌溉着綿延數十里的二萬七千多畝耕地。

長潭水利工程落成不久，我曾經遊過長潭。當時長潭附近的艾壩正在動工興建一個水電站，利用長潭西圳的水流發電。今日我重來，長潭水的能量已被利用起來，點亮了萬家燈火了，爲長潭勝地增光生色。

這個水電站是去年秋季落成送電的，它的裝機容量是一百多瓩，供應蕉嶺和附近工廠所需的動力及蕉城和附近一部份鄉村的照明用電。

長潭周圍的鄉村在不斷變化。從長潭峽口遙望對面的廍坑山麓，烟囱高聳，蕉城公社的鋼鐵廠就設在這裏。這個鋼鐵廠除了有二十四個土高爐外，正在興建兩個各日產鐵六噸的洋高爐。鋼花鐵水，波光山色，遙相輝映，把長潭襯托得更美了。

剛到新鋪，一種沸騰的氣氛就給人以建設繁忙的印象。

新鋪是原蕉嶺縣著名的僑鄉，也是美麗的僑鄉。從這裏到蕉城、梅城都有汽車可通；另外有一條公路通到平遠直達江西省。水陸交通都便利。

新鋪墟正在大事建設。新鋪人民公社鋼鐵廠、機械廠、華僑戲院等，都在施工或即將落成。鋼鐵廠建有十座土高爐，兩座各日產鐵八噸的洋高爐在安裝中，不久，可開始生產。洋高爐冶煉的灰口鐵，可以製造農具和工具。這個廠的投資達二十多萬元。

施工中的華僑戲院，預定在今年六月落成開幕。這家戲院是僑眷鍾華森投資興辦的，座落於新鋪墟中心區，是單層式建築，有一千個座位，可以放映電影和演舞台劇，也可作禮堂使用。

這裏的僑眷、歸僑還投資興建一個徑子陂華僑水電站。按照設計，這個水電站的裝機容量是三百多瓩。攔截柚樹河的長達一百二十五公尺的堤壩，用麻石、水泥砌成，工程並不簡易。公社調撥了一千多個人力，僅僅經過二十一天的時間，便於最近建成了。所用的水泥、燒黏土等建築材料，都是公社自製的。

現在，人們正在開掘一條數里長的引水渠道，並準備建設發電站廠房。建設者們决心在今年內儘快地把水電站建成送電，以供應新鋪公社所需的動力和照明用電。

淨，鮮花盈室。深圳車站每天迎接着成千上萬的回鄉省親或觀光的海外華僑和香港同胞。在這裏，要是時間充裕的話，來往旅客還可以到北面的小公園裏去歇息，公園裏有噴水池，裏面養着美麗的金魚，有涼亭，有石凳，花草樹木，蔚然成蔭，香氣撲鼻。

車站的對面，有一座大紅柱的三層樓，上面蓋着琉璃瓦，正牆塑着一排排栩栩如生的和平鴿，門前兩邊是花園，這便是「深圳華僑旅行服務社」，人們都叫它華僑大厦。這是一座專爲僑胞服務的現代化的旅館，每天，尤其是大批僑胞返國時，服務社便派人到交界處或到車站去料理接待事宜。一切旅行來往的手續都妥爲料理，甚至，對於遠途的旅客，還派專人陪送。這座大旅館，有現代化的設備，並有豐富的飯食供應，僑胞們來到這裏，就像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舒服。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和拾金不昧的事例，深受歸國僑胞的嘉奬表揚，傳爲美談。一個服務員，在冲洗浴室的時候，拾到了貴重金飾品一包，她立即交給自己的上級；一位患了重病的老華僑，名叫陳開，當他抵達車站時，已不能行走，但又舉目無親，服務員們像服侍親人一樣，立即把他送進寶安人民醫院，還設法通知他的家屬前來迎接。動人的事蹟眞是不勝枚舉，一位印度尼西亞回來的僑胞在車站對記者說：「到了深圳，我的心是多麼安定，而又多麼激動！」

深圳越來越美麗

今年春節剛過，深圳各界人民展開一個規模宏大的綠化工作，並且把鎮內文化館後直達羅湖站的一段馬路以及由鐵路旁直達蔡屋圍嶺前面的一段公路，都加寬爲十五公尺寬，兩旁還栽上成行綠樹，公路兩邊的水渠也挖深一公尺多。去多，人們就已規劃好園田化的藍圖，要把深圳郊區變成有花有果、樹木成蔭，作物滿田的好所在。現在，這兩條大公路旁的田地，已是一片碧綠的海洋，田間渠道，縱橫交錯；鎮內鎮外，也到處是新栽樹木，翠綠可愛，一位華僑詩人吟詩讚道：「深圳郊原不平常，園林尅日換新裝，若非對面羅湖界，疑是蓬萊弱水旁。」

所，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八年，中等專業學校由三間增到二十五間；普通中學由七間增到十五間；小學校由二十三間增到二百七十一間，各級學校在學人數都空前增加，現在市內已普及了小學教育，青壯年文盲已經掃除。

一九四九年，全市只有醫院五間，門診部一所，病床二百張。現在，全市已有醫院十五間、療養院二間，衛生所（室）七十八個，共有病床一千八百一十二張。另外還有二十七個聯合診所。

現在全市共有劇院和電影院九間，此外，工廠、企業還有俱樂部。人們可以經常看到自治區各種劇團演出的僮劇、桂劇、邕劇、京劇、粵劇、話劇、歌舞、彩調、木偶戲和電影，人們也常常能看到外地劇團在這裏演出。市內體育活動頻繁，各種比賽每周都有，不久前，這裏舉行了一九五九年全國水球錦標賽和全國航海模型分區賽南寧競賽區的比賽。這種豐富多采的文化活動，在十年前是夢想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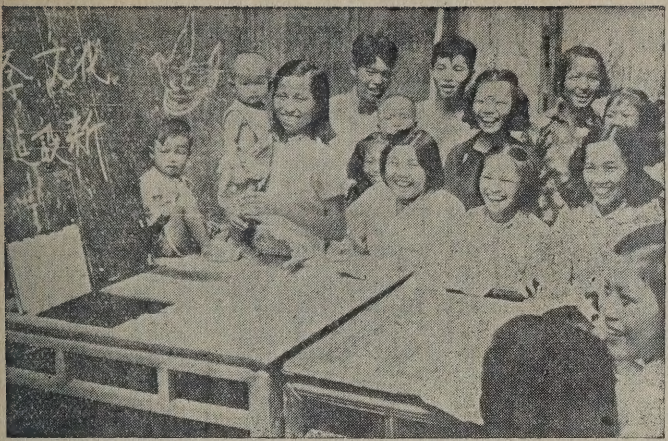
將近十年來，南寧市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後它還將繼續飛躍的發展。目前，數以萬計的人群，正在緊張地建設着邕江南岸的新工業區和北岸的新工業區，橫跨邕江兩岸把南北市區連接起來的邕江大橋，不久也要動工興建。這些建設工程全部完成後，南寧市又將是另外一個面貌了。

大老粗認字奇談

陶憶

時光會淘汰人們的記憶，有一些事情，人們在不久之後便漸漸把它淡忘了，也有一些事情，却總是存在記憶裏，其他事情被淡忘，這些事情便愈來愈突出，愈來愈佔着重要的位置。

去年夏天，我曾經在潮梅僑鄉（現在統稱汕頭專區）旅行過，看到了許多事情。現在整整隔了一年了，有些事情，雖然不能說已被忘却，印象却是慢慢淡下來了。其中却有一件事情使我不能忘掉，而且常常要想起它，常常要



普寧縣的農民上文化課

向朋友們談起它，這便是農村間掃除文盲的運動。

有些人也許還不知道，現在農村裏面，識字的人是很普遍的了。可是，過去幾千年來，農民和文字是結不上姻緣的，他們是大老粗，拿起鋤頭倒還輕便，拿起筆來可就有千斤重。你問一個農民識不識字，他會幽默地（其實是沉重地）回答你說：「西瓜大的字也識不得一籮哩」。這種情形，在一九五八年間忽然有了個大變化，不識字的農民整批整批地變成了非文盲，整個鄉、整個縣、整個省宣佈基本無文盲（所謂基本無文盲，是指青年和壯年人中，最少有百分之八十識字一千五百個以上），而完成這種變化的時間非常之短，僅僅是幾個月的突擊工夫，就完成了。如果和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做比較，說這是一夜之間，忽然變得人人識字，也不算過分的誇張吧。

因此，我時時這樣想：這件事情不但非常神奇，而且將來在歷史上也很值得紀念。也許幾十年後，孫子的一輩會驚訝地來發問：「你們那時候是怎樣一下子使人們都識起字來呀？」那時候，我就會高興對這件事還不是一無所知，因爲我在那掃除文盲的高潮剛剛過去的時候訪問過農村，還看到、聽到一些有趣的見聞。

一九五八年七月間，我到潮汕，這裏的掃盲高潮是在四、五、六月間，我已經來不及親眼看「大老粗」們如何在認字了。但是也好，我們能够親眼看看成績，見到了成效。

那時候，我聽說普通一個全文盲的農民，能够在幾十天裏識字一千五百個左右，心裏是很懷疑的，自已作了種種猜想：也許那只是極其個別的情形，也許其實不止幾十天，也許識字標準很低，甚至沒有嚴格的標準也說不定。但首先是懷疑四五十天識字，這時間太不可能了。到了潮安，在一個叫做雲光社的農業社裏看壁報，讀到了一首民歌：

「青年隊員蔡賽香，
學習文化信心强，
認得生字千五個，
時間只有廿五天。」

這更使我吃了一驚，才知道四五十天還不算短，更短的也有。（後來我知道四五十天乃是最普遍的日期，而比廿五天更短些的個別例子也還有）。當時我就希望有機會見到蔡賽香，可是因爲逗留的時間太短，沒有機會見到她本人，但在繼續參觀中，却又看到了一些關於她的材料。其一是報喜帖子。原來學員們在學完了一千五百字、考試畢業之後，就由自已寫一張向當地負責機構報喜的帖子，公開貼起來。一大片白牆上貼了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蔡賽香的一張歪歪斜斜地寫着：

「我過去沒有錢讀書受地主看不起現在有大家的
關心和領導昭能同志啓進同志民羣師包教組助教員的
幫助下得到了文化的翻身從我經過了廿十五天苦學中
對識字有千三個平均每天認識五十二個這個功勞都是
大家給我的我永不會忘記
特此向大家報喜
青年隊學員蔡賽香
一九五八年6月20日」

沒有標點，句子也有一二處不大通順，但却沒有錯別字（錯了幾處，她自已已塗去重寫了），意思也很明白。在這份報喜帖中，蔡賽香還只認識了一千三百個字，但以這速度，很快就可以達到脫下文盲帽的標準了。

我們又在別處看到了學員們的畢業考試試卷，也看到了蔡賽香的一份。每份試卷包括幾部份的考試。一是聽寫生字，一是認生字，一是閱讀，還有一項最有趣的是寫作。寫作分二種，一是寫收條，一是創作，大多數學員是寫民歌，蔡賽香也寫了兩首，其中一首是：

「蜂蝶與人一般同，
終日勞動勤做工，
採得蜜糖香又甜，
獻給人民大建設。」

這首詩應該用潮州語讀，前二句「同」與「工」字同韻，後二句「甜」與「設」雖是一平一仄，在口語上也同韻。

看了蔡賽香的例子和其他許多人的材料，我們對於幾十天掃除文盲的事實，是不再懷疑了。可是跟着就產生了新的問題：到底用甚麼方法使人們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普遍得到很好的成績呢？

在普寧縣，我有機會較詳細地找到了這個關鍵性問題

的答案。人們想出了許多極好的辦法，的確是有可能使認字速成的。我最感到興趣的有下面幾種：

第一：課本和教學方法。普寧縣的文教局，特別為農民編了一套農民識字課本，這課本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一是內容講的都是農民最熟悉最關心的事情，二是絕大部份的課文都是歌謠體。教的時候，先叫學員們跟着熟讀課文，因為內容親切，又是韻文，很快就可以背誦了。然後，才分開一個字一個字來認，這時就容易記得多，下了課，即使忘了，自己也可以自修。例如有一課，課題是「二十樣」，課文是：

「狗馬牛羊猪，鷄鴨鳥雀魚，
蔥蒜茄瓜果，油鹽醬醋茶。」

這一課有二十個字，如果說，在一天裏背上這四句口訣，記住字形，練熟寫法，那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讀一些與農民生活不相關的事情，一定很難記。「羅密歐與茱麗葉」這七個字，叫農民文盲來讀，可能兩天也記不牢。

第二：創造了有名的「識字環境」。牆上寫了生字，畫上圖畫，例如寫個猪字，畫一隻猪；在實物上寫字，例如在水車上，寫上「水車」二字；設識字牌，到處可以讓你停下來，溫習一下，有的商店也寫了物品名稱，掛在那裏，你要買米，請先認一認那個「米」字；又有識字站，「民師」（民衆教師）在那裏教；又有「送字上門」，小學生們放了學，有空閒，就上門來請你認幾個字；總之整個農村都變成了大學校，只要你願意學，隨時隨地可以學。在這樣的環境中，每天記幾十個字（都是日常用的字，口語上常常說的字），就不是很困難的了。

第三：領導掃盲的工作，做得很細膩，只要你肯學，就有人「包教」，還給你「包畢業」，這一來，學員的信心就大了。

這些辦法的確是好辦法，它解開了我的疑團。本來覺得每天記幾十個生字很困難，簡直是不可能，現在覺得可能了。

可是心裏仍然有一個疙瘩，還是奇怪着：辦法即算是好辦法，可是學員到底是農民呀，是「大老粗」呀，他們行麼？

我們希望能夠親自和這些大老粗見見面。

機會終於來了，一個晚上，我們去參觀流沙鎮的一個農業社，特地選擇晚上的時間，因為晚上是學文化最熱烈的時刻。我們兜了一個圈子，見到的情形，眞是家家學文化，戶戶讀書聲。掃盲畢業了的農民，在上文化班，讀「農業技術課本」；不能畢業的，在上補習課；還有些家庭婦女小組，不知在學什麼。走了一會，下課時間已到，帶我們參觀的一位先生，就隨手給我們拉來了兩位農民，跟我們作漫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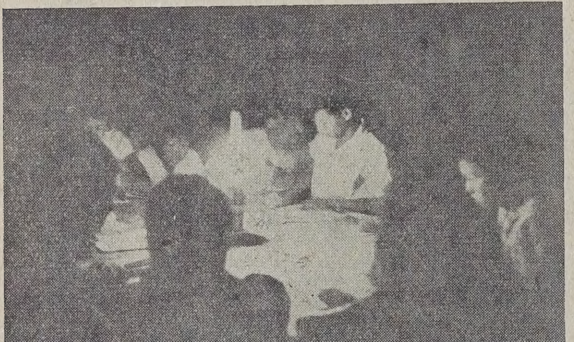
兩位農民，一位叫顧錫元，走起路來有點兒跛，是生產隊長，年紀比較大；一位叫王成銀，只有二十多歲。我心急，幾句客套話一過，便直接了當地提出心裏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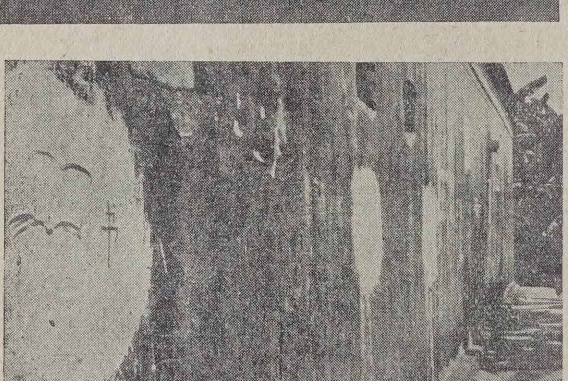
「每天要記住幾十個字，不是很困難的事情麼？」

王成銀人很老實，說話簡短，他說：

「是呀，就是死記住吧了。」

我一下子提不出新的問題，他這句話是答覆了，可是却又不能使我滿足。我想知道他到底為什麼每天能記住那麼多字，這裏有什麼秘密？他却沒有說到。然而，這時候，那位姓顧的生產隊長却滔滔不絕地談起過去來。他談到過去生活的困難，談到不識字的痛苦，談到今天識字的好處，說話中不時夾進「大老粗」們特有的爽朗的笑聲。





上圖：小先生在燈下給農民解講
下圖：在牆上繪寫圖文製造識字環境

在笑聲中，我忽然明白秘密就在這裏：幾千年來農民不識字的痛苦，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在這壓力下面的人們，會用多大的勁頭來衝破它呵，這就是他們有那麼大的學習熱情的原因。有了那麼大的熱情，有了那麼好的環境，為什麼不會學成功？至於我們總覺得農民應該愚昧一點，不及城市人聰明，那不過是一種偏見吧了。

我們還聽說了一些有趣而動人的故事：有對夫婦訂合同進行學習比賽，有一天丈夫發覺妻子已讀到三十七課，他只讀到三十四課，急得他連忙把課本帶下田去，一邊種田一邊趕課；有位叫林玉泉的農民，一九五七年學識字以後，當上社的技術員，買了些醫治柑桔黃龍病等的通俗書來讀，並且在實際中去運用，竟把他管理的潮州柑產量由每畝一千斤增至八千斤；等等。

現在，我終於弄清楚這一個奇蹟了。當把構成奇蹟的因素具體地來分析時，它就都變成一些平凡的事情，正如一座雄偉的建築物，拿下它的磚來，每一塊也都是平凡的。但是，它構成了神奇的整體。

我們離開潮汕的時候，知道農村的負責人們正在用種種辦法來鞏固掃盲的成果。為了使農民們不會把學得的字忘却，鼓勵大家寫信，交收東西也一定要寫收條，農業社大辦壁報，在大牆壁上讓人們自由地貼上對社的意見，辦油印刊物，等等。總的一句話，把文化生活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地辦起來。事隔一年，我想，他們的文化生活一定已經辦得很豐富了，「大老粗」們也一定已經掌握了更多的文化，懂得了更多的書本知識，永遠不再是「睜開眼的瞎子」啦。

祭鱷魚和祀鱷王

——由南佛堂的「石壁畫龍」談起

章　彤

五月下旬，香港文化界幾位朋友去遊南佛堂，無意中發現了志書上所載的「石壁畫龍」，本刊也有記載，並有圖片發表。這幅巨大石刻，令人懷疑它是圖騰，是古代這裏一個民族的標誌。我曾寫了一篇「圖騰說存疑」，刊在報上，認爲這幅石刻，大抵是在一種神的崇拜的意義下刻上去的東西，而不是圖騰。

後來把照片細細看了，又和幾位畫家所摹的圖象作了比較，覺得它倒像是鱷魚，並不像什麽「龍」。假設它是鱷魚，似乎比假設它是龍要確切一點。假設它是龍，是受了志書上所說的「石壁畫龍」說的影響，但前人的認識，是未必可靠的。

唐代，潮州一帶有鱷魚，我們早從韓愈的「祭鱷魚文」知道這件事，也可說是唯一的可靠記載，完全可以相信的。唐代潮州的鱷魚，相當猖獗，聚於惡谿（地名），「食民產且盡」，韓愈文中說：「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韓愈限令在三日南徙於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徙，就要「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據說致祭之後，當晚暴風雨大作，惡谿水涸數日，鱷魚西徙六十里，從此潮州沒有鱷蹤。此說近神話。

但由此可見，潮州雖然沒有了鱷，六十里外還有。總之，當時潮州沿海一帶，鱷魚出沒，危害人畜，是居民的大敵。

韓愈刺史尚且要祭牠，那麽，居民的祀牠，也在情理之中了。馬來人祀虎，因爲怕虎。鱷之爲害，有甚於虎，潮州沿海居民祀鱷魚，也在情理之中。但可惜我們已看不到遺跡了。有之，可能就是這塊南佛堂的石刻吧？當時鱷魚肆虐，竟驚動了刺史來祭牠，居民會刻上這樣一幅巨大的石刻，作爲被敬畏的神物，在情理上也說得過去的。

大家知道，鱷魚是很兇殘的動物，身披厚甲，連普通的槍彈也打不入去。喜歡棲息在鹹淡水交流處，所謂惡谿（又名意溪），大概正是這樣的地方。現在全世界著名的鱷魚，不下二三十種，都是這樣的，唯獨中國產的「揚子江鱷魚」例外，那是棲息在淡水中的，但也是最小的一種。大的鱷魚有印度的恆河鱷，美國的黑鱷、短吻鱷，非洲的尖鼻鱷，都達二丈。但最大的要算馬來鱷，長逾三丈；另一種灣鱷，馬來、印度、錫蘭都有，我國南部也可能發現，也長逾兩丈。世界最大的鱷魚，目前是在馬來一帶。唐代潮州的鱷魚，可能也是這一類。這是鱷魚中最大食，最兇殘的大鱷，石刻所表現的，還沒有三丈長，還只能算是縮影。

南洋一帶，目前仍是祀鱷魚的，例如蘇門答臘，沿海就有很多的祀鱷魚的廟，供「鱷王」的神位，有沒有圖像，却不得而知，希望蘇門答臘的朋友能够見告。稱爲「鱷王」，恐怕只有馬來鱷和灣鱷才當得起。

不過南洋各地，鱷魚正日見其少，因爲凡是經過開闢的地區，鱷魚縱使不被消滅絕迹，也不易棲息了。牠們在鹹淡水交界處棲息繁殖，大多是河口區域，這裏往往正是優先開闢的地方。我想，韓愈祭鱷，鱷魚是不會走的，經過開發斬殺之後，不能存身，因此他徙，才是合理的。現在南洋一帶，正是這種情形。但是要使之絕迹，恐怕還須若干年。

「蛋人」祀蛇，記載很多，這點可無疑問。這種風俗，相信也是很早就有。現在要在水上人家尋這種遺迹，已相當困難，可說沒有了。他們祀龍神，正像陸上人家在門口祀龍神土地一樣，沒有什麽分別。但在南洋，還有遺迹可尋，最著名的是檳城的「淸水蛇廟」，供的是「淸水祖師」，其人究竟是誰，不可詳。可知的是當地因多青蛇，是一種毒蛇（不知和香港的青蛇是不是一種，如果是，那是有毒的），因之立廟祀之。現在廟中神龕、供桌、棟樑上，都是活青蛇，似乎是餵養得馴良了。這是很特別的。可注意的是這座「青水蛇廟」，又被稱爲「青龍廟」的，由於敬畏蛇，於是稱之爲「龍」，是帶有恭維之意的。人們碰到了無賴、流氓，特意稱之爲「先生」，大約也是這種道理。廣東人打話「買怕」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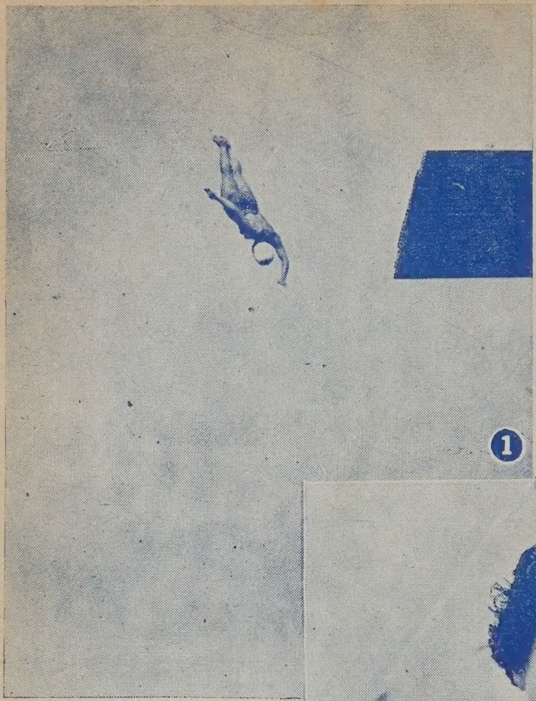
北方也有蛇王廟，例如江南，「蛇神」和「土神」並祀。蛇神是蛇首人身的像，「土神」是一大舊土，上面大致彫上面目，像一個圓餐包一樣。它代表進行建築工程時可能碰到的一切意外和毒物。例如崩陷、沼氣、一切不知名的毒虫等，都可使人受到傷害或死亡，這些，統而言之爲「土」，因之有「土神」。「土神」和「蛇神」並祀在一廟，江南很普遍。這也是爲了恐懼才供祀的。

我想，南佛堂的「石壁畫龍」，可能是「鱷王」的畫像。當然，這也不過是提供一個假設。如果我們對於馬來祀虎、蘇門答臘等處祀「鱷王」的情形，能够知道得多一點，也許能對解決這個問題，會有些幫助。

中國一級健將級跳水比賽

一九五九年中國一級健將級跳水比賽六月七日在北京舉行，運動員們各顯身手，經過五天的比賽，於十一日全部結束了。這次比賽的四項冠軍都被廣東選手奪得。二十一歲的梁秀英獲得了女子跳板跳水和女子跳台跳水兩項冠軍。獲得男子跳板跳水冠軍的是二十歲的梁伯熙，獲得男子跳台跳水的是二十一歲的黎振德。

在這次比賽中，各地選手的跳水技術水平比往年都有很大的提高，不僅有更多的新手成績達到了一級運動員的標準，而且又新出現了五名成績達到運動健將標準的選手。至此，中國已有十名男女跳水運動員（七男三女）的跳水成績達到了運動健將標準。


①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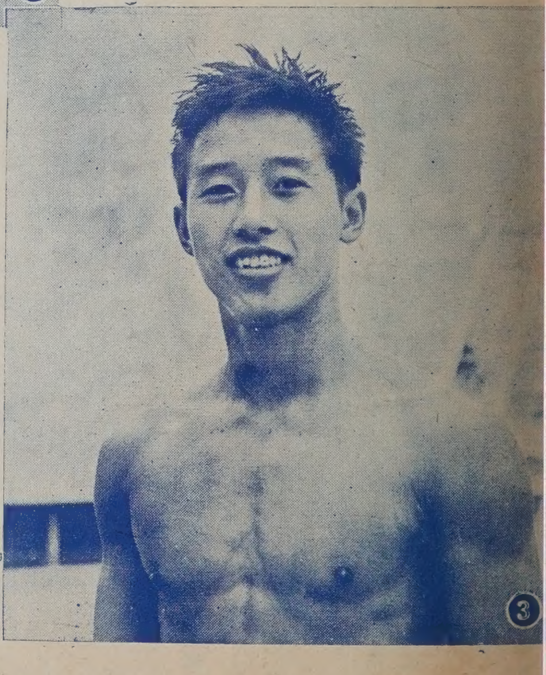
①廣東省運動員梁秀英的正翻騰一周半兼轉體一周跳水姿勢。她以一二四・九四分獲得女子跳板跳水第一名，還以八二・〇七分獲得女子跳台跳水第一名。

②圖爲梁秀英肖像。

③廣東省運動員梁伯熙以一五一・一六分獲得男子跳板跳水第一名。

④圖爲梁伯熙的直體向後倒翻騰一周半跳水姿勢。


④


③

洲"

創作的歷史劇，
女詩人陳璧娘的
明，氣魄雄厚，
上又一成功的收

率洲衆漁女，揚

向愛妻立誓：「
」
陳璧娘。（姚璇

「眼浪流完鮮血
抱劍，壯烈殉國
於地。



④


③


⑤

潮劇“辭

「辭郎州」是廣東潮劇團
劇本取材於南宋末年民族英
愛國故事，全劇結構嚴謹，
文詞秀麗，是多年來潮劇劇本
穫。

①陳璧娘接得張達告急書
帆出海聲援。

②出師之日，張達發箭
壯志猶如箭離弦，與國存亡
③「柔情似水，烈骨如
秋飾）

④賊兵攻陷海洲，璧娘
纖，骨朽不辭担國憂。」然
。國賊張弘範嚇得魂不附體，



①


②



星洲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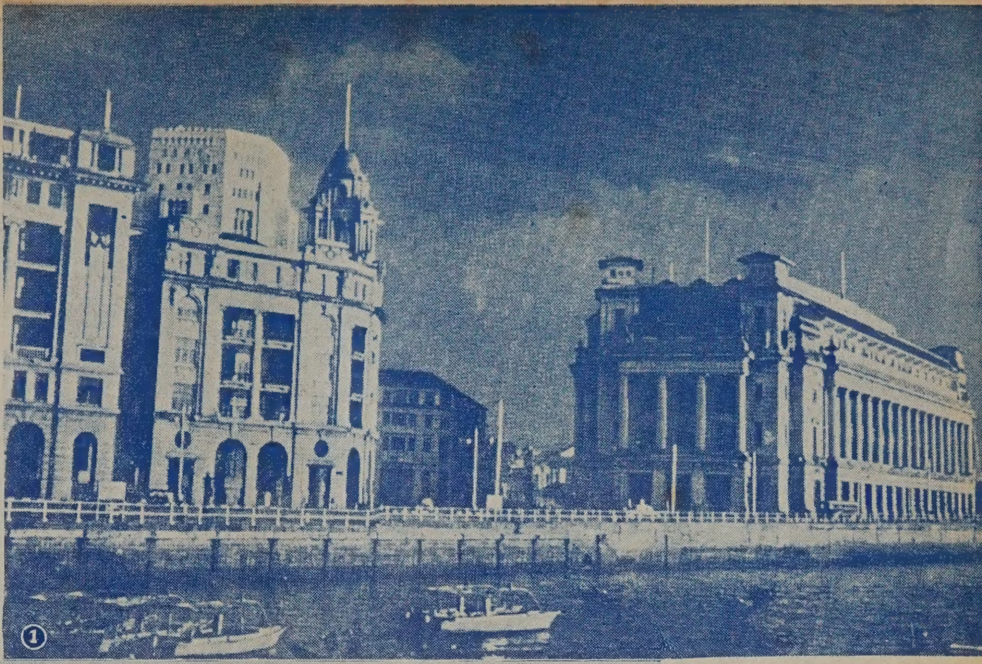
星洲（SingaPore）現在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是東南亞最大的商港；爲世界橡膠和錫礦最大的輸出港。島內交通發達，風景名勝甚多。全埠人口約一百五十餘萬。其中以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爲多。

①星洲風景美麗，沿海岸堤傍有着很多宏偉的建築物。圖爲郵政大厦外觀。

②星洲沿岸一帶的風光。

③聞名馬來亞的星洲王家山花園，奇葩異草，目不暇給，這是每個遠方遊客所留連忘返的勝地。圖爲公園內的水族館。

④這座富於中世紀風格的穆斯林廟是在星洲的小坡，也是星洲勝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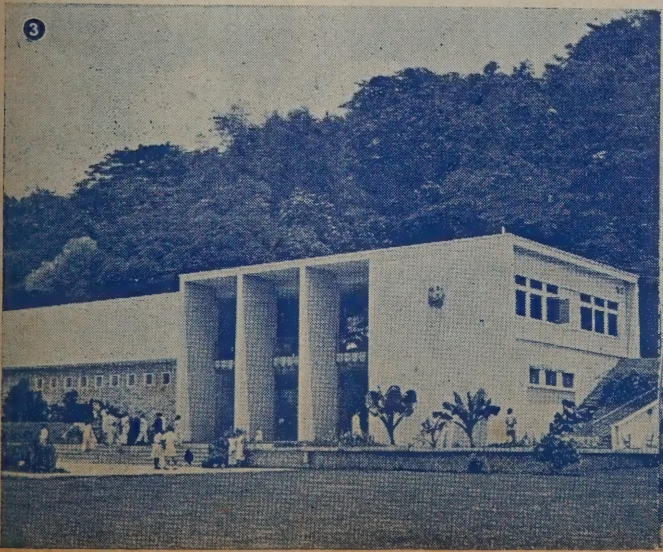


①



②





③



④

台灣史話

高山客

「台灣外記」與鄭成功（上）

在「新晚報」上讀到霜崖先生有關鄭成功的文章，想起了一部記述鄭成功一家四代的章回小說：「台灣外記」。

這是有關鄭氏文獻之中，最受讀者歡迎的一部稗史小說，影響甚大。有人曾懷疑它的史料價值，但著者是閩南人，又與鄭氏的時代距離甚近，內容有極可信憑之處；其所以產生這種疑問，只因它並非乾燥的考證，因此更顯出了這部用小說體裁寫成的鄭氏一門史傳的成功處。

據「重修泉州府志」卷七十六頁載：「台灣外記」著者江日昇，原姓林，字敬夫，惠安縣之前型人，康熙癸巳（五十二年）恩科解元。刋本署「東旭氏江日昇」……，「東旭」當係其別號。但現存的「台灣外記」是否江氏原著，在黃典誠「台灣外記與台灣外誌考」（載「夏門大學學報」第七本）、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卷十三），柳亞子「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中均未言及，但台灣學者楊雲萍認爲不無疑問，首先他發現這部書有許多不同名稱，如「記」、「紀」之異，如卷數之異；謝國楨「史籍考」中有云：「台灣外紀，三十卷，筆記大觀本。原刋本原題珠浦江日昇東旭撰。按：沈雲鄭氏始末稱：江日昇台灣紀事本末四十九篇，卷數與此本不同，名稱也異。按：無助此本也，實應劉氏藏有台灣野記，也即此書。」（卷十二）

楊雲萍認爲謝國楨雖未說明「卷數不同，名稱也異，而實即此本」的具體內容，但人們已知此書稱「外記」或「外紀」之外，且有「台灣紀事本末」及「台灣野記」兩個名稱。

鄧傳安著「蠡測彙鈔」所收「明魯王渡台辨」有云：「余久於台灣訪斯庵詩集未得，僅見江東旭日昇海濱紀畧及鷺島遺補衲庵海上見聞錄兩書，最後得不知撰人名氏之台海外史，年經事緯紀載尤詳，其人曾於靖海侯平鄭氏後來台，聞見親切。」

這裏的「江東旭日昇」著「海濱紀畧」是否與「台灣外記」有關，已不可考，但此事或可斷定爲所記者係台灣事物。而鄧氏又有「不知撰人名氏之台海外史」一語，「台海外史」與「台灣外記」名稱頗相似。鄧氏在「彙測」另一文中有云：「乃外史紀康熙三年甲辰僞鄭挈家東渡，明諸王宗室及紳耆王忠孝等皆相隨，惟公（按：指徐孚遠）扁舟歸華亭。」（海外萬賢孝）

「台灣外記」之康熙三年所記，與此吻合，尤其「外記」有云：「惟徐孚遠駕舟歸華亭」云云，楊雲萍推測鄧氏所見之「台海外史」，至少一部份與「外記」關係密切。兩者究有如何關係，看鄧氏寫法除同屬有關台灣的文獻外，其它便沒什麼了。那末，在道光年間（鄧氏到台灣時期）江日昇的「海濱紀畧」，反較無名氏的「台灣外史」及以後江日昇的「台灣外記」關係淺薄；而「外史」及「紀畧」又似乎沒什麼關係，至少在道光年間，一部和後來的「台灣外記」關係密切的「台海外史」是與江日昇無何關係的。諸如此類，使人對現存的「台灣外記」產生了是否江氏原著面目的疑問。

卷數不同的出入頗大，上文所引「紀事本末」爲四十九篇，「求無不獲齋」刋大字本作三十卷（「申報社」刋本同），「同齋」刋小字本却作十卷；而架藏的國學叢書本又作上下兩卷，陳祈永序作三卷，使人難解。

體裁的出入也有商榷之處，這部書本來類似章回小說，但也不盡然，時在某節之後來一節「按語」，考證一下是否信史，「小說小話」中早已發現了這一點，有云：「台灣外紀，此延平別傳也。……惟敘次散漫，多近乎斷爛朝報，不甚合章回小說體裁焉。」（魯迅輯「小說舊聞鈔」引）這裏所謂「斷爛朝報」，或係指「按語」的繁雜而發。

基於上述理由，現存的「台灣外記」當非江氏原著面目，甚至可以懷疑已非江氏所著。至少已經他人删改，潤色，重編。是否作序的陳祈永抑或「求無不獲齋」主人，則尚難下結論。

據大字本的「台灣外記」部份目錄如下：

一、江夏侯驚夢保山　顏思齊敗謀日本
二、蔡善繼出海招安　盧毓英陸鵝被獲
三、往舊鎭芝龍就撫　戰赤湖劉香殞命
四、登煤山明祚攸終　定燕都我朝一統
五、唐賢國福州假號　黃道周南京盡節
六、肇慶府桂王僭位　曾厝鞍施郎逃生
七、困漳州金礪解圍　逃舟山魯王入海
八、國軒合謀歸鄭藩　甘煇用火破仙遊
九、獻海澄黃梧歸誠　護國嶺格商被斬
十、成功敗績於江南　甘煇死節於崇朝
十一、何斌獻策取台灣　黃梧密疏遷五省
十二、入緬甸桂王受辱　閱祖訓成功歸天

「外記」卷一敘述「一官」（鄭芝龍）繼顏思齊後被推爲首領一節，有按語云：「按：獵歷明季諸舉記事，又說拜劍躍起，遂扶芝龍爲首。又一說，芝龍與陳衷紀、陳勳等十人各乘一舟，亡台灣爲盜；風引桅帶，攬而爲一，各駭誓曰：議以三通鼓而開者，當爲主帥，芝龍忽聞，此皆互疑兩可，難爲信史。余先君從永勝伯鄭翾弘光督師江上，繼而福州共事，署龍驤將軍印。至丁巳改職歸誠，往粵東連平州，始末靡不周知，口傳耳授，不敢一字影揑，故表而出之。」（「求無不獲齋」重刋小字本）由此可知作者資料的來源，以及不苟且的態度。日人下村宏（海南）序連雅堂的「台灣通史」云：「至其敘清朝經營時績，則典據精深，記述詳明，乃與江日昇台灣外記首尾相接，可謂文獻大宗矣。」（原刋本引，商務本此序已删畧）可見不少人已視「台灣外記」爲「史書」之一種，其實上述兩書在內容上並非什麼「首尾相接」的。可是本書對鄭氏一門的記載，反而有比「通史」較可靠而詳細的資料。

日閥據台時，對於鄭成功是想大大地利用一番的，因爲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希望通過這一點，要台灣人不如「親日」算了，但事實並非如此，還鬧了一個大笑話。

陳玉敏的心

一位托兒所保育員的眞實故事

玉梅

從南平到福州的火車，剛一進站，王英第一個跳下月台。她揹着一個簡單的旅行袋，急忙忙地跑出車站，跳上開往福州郊外的汽車。這時天已黃昏，還下着小雨，王英在汽車上望着密密麻麻的小雨，心中更是着急。

原來，一個星期以前，王英被公社派去南平參觀一個農業技術展覽會的時候，王英的丈夫剛巧也離開公社到上海去爲公社訂購製糖機和新式農具，王英因爲家裏沒有人，臨走時就把未滿二歲的小瑩托付給公社模範保育員陳玉敏。因爲小瑩從小就有先天性的心臟衰弱症，平時王英把孩子托在托兒所的時候，陳玉敏對小瑩總是特別加以關照的。因而王英這次把小瑩交給陳玉敏也很放心。沒想到，昨天，王英在南平接到公社給她的電報：「小瑩病重，速回」。王英本就有點想念這個頭胎孩子，一見電報，更慌了神，連夜請了假，匆匆地趕回公社。

她下了汽車，一口氣跑到公社診療所，一進門就問：

「我的蘇小瑩呢？」

內科診療室的王醫生告訴她：陳玉敏抱着小瑩剛走了，當時小瑩體溫是四十度，嗓子腫得很厲害，飲食、呼吸都很困難；初步確診是咽喉膿腫，所以就介紹到市裏的醫院去。

王英因着急不加考慮的打斷王醫生的話，問道：「咱們診療所幾位醫生怎麼還看不好呢？」

「你不知道，小瑩得的是急性膿腫，你回來以前，幾位醫生都會診過，一致認爲要動手術，所以陳玉敏很着急，拿着介紹信抱起孩子就走了。來，我給你先打個電話到福州市醫院去找吧。」

好容易電話掛通了，可是福州市醫院那邊又都說沒有到。這可怎麼辦呢？王英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只好焦急的等着電話，但一面又暗暗地在抱怨陳玉敏：「怎麼還不給公社來電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不到八點，來電話了：小瑩在福州市的兒童醫院，不過已經轉到耳鼻喉科，至於病的情況，看來更危急了。

王英一聽孩子有了着落，擱下電話就往外跑。外邊雨更大，風更急，路也更難走了。不巧的是，王英這邊剛剛出門，陳玉敏那邊抱着小瑩又離開了兒童醫院。

小瑩在兒童醫院經過醫生們的會診，斷定不是呼吸系統的病，而是咽喉的病。醫生關切地對陳玉敏說：

「孩子的病，斷定是咽喉膿腫，現在已經很嚴重了。如果膿包破了，膿流進肺裏去，就要嗆死，膿包不破，再大一些就會把嗓子全堵塞了，小孩就要窒息，很危險了！」

陳玉敏腦袋嗡的一聲，像挨了一棒子似的，她萬萬沒想到，會這麼嚴重，她更急了：

「醫生，還能治吧！」

「治是能治，不過現在就只有開刀了。」

「開刀？孩子還不滿兩歲吶！唉呀，還有別的辦法沒有？」

「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開刀。當媽媽的都不願給孩子開刀，可你這個孩子，再不能就誤了，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

陳玉敏把小瑩更緊的抱了抱，看着小瑩乾枯的嘴唇、火紅的臉頰和那腫得凸凸的嗓子，她不知該怎麼做。要是英姐在場多好！

「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是呀，不能再遲延，她一咬牙：

「醫生，開刀吧！就是她媽來了，該開也得開呀！」

醫生見到陳玉敏那副急切而又失望的神情，不無遺憾地又補充一句說：

「就是親人在，我們院也做不了這種手術，目前只有省人民醫院能做，你快去吧！……」陳玉敏不等醫生說完，趕忙抱起小瑩往外就走，一出醫院門，又叫大風給頂回來了。大風提醒了她：到醫院去少說也有十里，這麼晚汽車都沒有啦，怎麼走呢？小瑩冷怎麼辦？左思右想，也沒有好主意，只好坐三輪車了。她一橫心，把自己的棉大衣脫了下來，給小瑩又包了一層，然後她用後背迎着風口，後退着走出了醫院。正好，門口停着一輛三輪車，她坐上去，再三的囑咐：快一點呀，晚了可就是一條命呀！

醫生本來吩咐護士備車，等護士備好車走出門口時，陳玉敏已經走了。

陳玉敏穿着個小棉襖，坐在車上，凍得直哆嗦，說話都上牙嗑下牙了，蹬車的老頭看在眼裏，情不自禁地叨念說：「不養兒不知父母恩哪！你們就這一個吧？」

「這不是我的孩子，我是保育員。」

老大爺一聽是保育員，就讚不絕口地說：「嘿！眞是難得！你們作保育員工作的，待孩子比起當媽媽的，一點也不差呀！」說着，又從車上下來，把自已的大棉襖硬從後面給陳玉敏披在身上，嘴裏還連連說：「我蹬車，不冷。」

老大爺頂着烟雨狂風，拼命地蹬着車子。陳玉敏幾次想把棉襖還給他，他都扭過頭感慨地說：「姑娘，你爲誰，我爲誰，我們都是一樣！」

老大爺越蹬越有勁，車子跑的飛快，風呼呼地撲到臉上像針扎似的。陳玉敏把頭偎在大棉襖的領子裏，却打起盹來。幾天沒睡覺，她是睏急了。她剛合上眼，矇矓中好像看到王英遠遠的伸出兩手招喚着小瑩。

她想迎過去，可是小瑩病成這個樣子，怎麼和英姐說呢？想不迎上去吧，又見王英心情焦慮地朝她這邊走來，……她可難壞了，恨不得把自已的一顆心掏出來，她一着急，剛剛想說句什麼，一個冷顫，却驚醒過來，用力睜了睜眼睛，小瑩還緊緊摟在懷裏，車子正在大路上飛跑。她定了定神，探出頭四下望了望，雖風雨依舊，可老大爺却穿着夾衣直蹬着車。

「老大爺，累了吧？」

「這頓蹬呀，都冒汗了！」老頭說着一面掏出手巾擦汗，一面又回過頭關照說：「前面拐彎了，道不平，把孩子好好抱着，別驚着。」隨着車子稍慢了些。現在，她再也合不上眼了，心裏亂糟糟的，想了很多很多，當她一想到沒能把小瑩帶好，不但把英姐的工作就誤了，還叫英姐就

這麼大的心，要是急出個好歹來，那她可對得起誰呀？陳玉敏這時心裏就有說不出的難過，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她無意識地望着微明的路燈下的馬路，狂風夾着細雨在飛舞呼嘯，就更緊緊摟着小瑩暗暗下了決心：想盡一切辦法，治好小瑩！甚至她也想到了：只要小瑩活着，付出我的生命，也幹！

想着，想着，醫院到了。老大爺氣喘吁吁地把陳玉敏從車上扶下來，又把她一直送到急診室，才擦擦汗，穿好衣服走了，臨走時還叮囑說：「好好和醫生說，別着急！」

陳玉敏把小瑩抱進了耳鼻咽喉科急診室，值班護士把已經睡了的李醫生請了下來。李醫生仔細的進行了診察後，說這是咽喉膿腫，得，得開刀。陳玉敏知道非得馬上開刀不可了，又怕醫生再問她和小瑩的關係，就果斷地說：「我就是她媽媽，你們就快點給動手術吧！」

醫生立即要護士們作好手術準備。寂靜的病房裏又忙碌起來。陳玉敏抱着小瑩，緊跟在李醫生身後問個沒完，一定要李醫生說准：有危險，還是沒危險。李醫生也眞好，她雖然那麼忙，還是耐心的一次又一次地回答着陳玉敏：

「你既然是孩子的媽媽，我就實話和你講吧！孩子這麼小，病情又這麼重，動這樣複雜的手術，加上孩子本來就患先天性的心臟衰弱病，危險性也就大一些。不過我們要盡一切可能，你就放心吧！」

一會，護士報告，一切都準備好了。另一個護士把孩子接了過去，走進手術室，醫生也跟了進去，陳玉敏也要跟進去，被護士拒絕了，她想往裏看，門關上了，什麼也見不到。

她一個人坐在外面沙發上，心，有生以來跳得這麼厲害。她平常不信神，這時却不由自主地默念起老天保佑來。她盡全力抑制着自己，可是怎麼也安穩不下來。好像有什麼天大的事磕到頭上。

爲什麼這麼靜啊，小瑩爲什麼不哭呀？難道……不能呀！……不能！陳玉敏想着想着，霍地站了起來，就要闖進手術室去。忽然聽到小瑩哭聲了。陳玉敏才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斷續的哭聲，金屬器皿的碰撞聲隱隱約約地傳出來，突然哭聲又停了，一秒、兩秒……還是沒有動靜。「天啊！小瑩，小瑩！」陳玉敏再也抑制不住了，她尖叫一聲，就往屋裏奔去。一個護士迎出來，告訴她不要急，還在繼續作手術哪。陳玉敏好像什麼也沒聽見，拉着護士的手，只是問：「沒有問題吧？」又過了半個小時，李醫生從手術室裏走了出來，對陳玉敏說：「孩子失血太多，現在需要輸一些母親的血，你做準備吧！」

陳玉敏一下子被楞住了，這可怎麼好？她遲疑地問道：

「輸旁人的血不行嗎？」

「最好是母親的血，難道你不能給孩子輸血嗎？」李醫生奇怪地問。

「我……」

「如果你實在不能輸，用別人的同型血也可以。」李醫生說完向站在她身旁的護士說：「既然母親不能輸，就準備O型的血吧！快！」

李醫生的話，飛快的從陳玉敏的腦子裏閃過：夏天的時候，田姐的小平，不也是我給輸的血嗎？醫生不是說我的血型是O型，萬能血嗎？對！想到這裏，她果斷地說：「好，我輸！」

護士領她換了衣服，走進手術室，遠遠的看見小瑩躺在手術台上，沉沉的睡着。那蒼白的小臉，看着眞叫人心酸。

陳玉敏眼看着她的血緩緩地流進一個瓶子裏，覺得有些口渴，心裏也似乎熱呼呼的，剛才那種不安，焦急的心情，現在平靜多了。她只想多輸點，多輸點，再多輸點。

要給小瑩輸血了。雖然經過醫生再三勸阻，她還是從床上爬起來，走向手術台，忽然，走廊裏傳來一聲「小瑩」，接着又是一聲。陳玉敏一下子就聽出來是王英！是她來了！又是在這個時候，正好。

陳玉敏蹌蹌踉踉地跑出去，把王英領進來，兩人悄悄地站在門口，遠遠的看着鮮紅的生命之血，緩緩地輸進了小瑩的身體。

輸完血，李醫生和護士們走出手術室，王英連忙撲上前去，急促地問道：

「小瑩怎麼了？」

「情況良好，沒有什麼危險了。」李醫生長吁了一口氣，關切地答復着她。

王英一聽小瑩有救了，一下子握住李醫生的兩只手，激動地說：

「你眞好，救活了我的小瑩，救了我們一家子！」

「啊！你的小瑩？」李醫生、護士都驚訝的瞪大了眼睛，看看王英，又看看陳玉敏。王英叫醫生問楞了，也看着陳玉敏。陳玉敏一見眞相給揭穿了，馬上脹紅了臉，有些靦覥地說：

「她才是小瑩的媽媽——王英。我……我是托兒所的保育員。剛才……剛才我怕耽誤了動手術，才那麼說的。」說完，一雙惶恐的眼睛，看着李醫生，彷彿等着什麼批評。

王英沒能馬上理解事情的眞相，還在困惑的看着。可是李醫生和護士們，却深深的爲她感動了。她們像剛見到她似的又把陳玉敏仔細的看了一遍。是嘛！你看這姑娘，蘋果樣的臉龐，微翹的嘴角和嘴角上的淺酒窩，雖然疲憊但還是那麼清徹的大眼睛，特別是那齊耳根的娃娃髮和看上去只有十八、九的年紀，不都是典型少女的明證嗎？可剛才就會那麼深信無疑的把她當成了孩子的媽媽。眞想不到，能有這樣的事。

李醫生激動的什麼也說不出來，她騰出了被王英握住的一隻手，溫存的撫摸着陳玉敏的頭頂，並對楞在那裏的王英說：

「快謝謝她吧！要不是她趕來的早，那小瑩是很難……也就是她，用自己的鮮血救活了你的孩子……」李醫生忽然回過頭去問陳玉敏：「你的血型？……」陳玉敏笑着說：「O型！」李醫生微笑的點點頭。

王英像突然發現了什麼深邃的秘密，一下子全都明白，她眼瞪瞪地看着這個曾經被自己錯怪了的姑娘。陳玉敏是瘦了，蒼白了，眼珠裏充滿紅絲，嘴唇上起了一排小泡，爲了小瑩，她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呀！王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沸騰的感情，熱淚一下子湧了出來，她像忘掉了自己，撲上去，緊緊的擁抱住陳玉敏顫抖地說：「好妹妹，你眞是最最……」王英再也找不出更合適，更崇高的贊譽，只是喃喃地重復着「你眞好，你眞好」，她把陳玉敏抱得更緊了。

半個月過去了，王英把小瑩從醫院裏接回去，剛下了公共汽車，候在車站許久的陳玉敏，馬上迎了過來，將小瑩抱了過去，小瑩好像看見親媽媽一樣的用兩隻手緊緊地摟住陳玉敏的頸項叫道：「阿姨！」陳玉敏緊緊地抱住他，小瑩却馬上鬆開了手，望了望陳玉敏，又望了望媽媽，然後說道：「媽媽！你快去做工吧，我上托兒所了。」

王英親了親孩子的小手說：「好孩子，跟阿姨去吧！聽阿姨的話噢！」

陳玉敏抱着小瑩，抓起小瑩的手，教小瑩向媽媽揮手說再見。



新潮劇『辭郎洲』

蘇 艮

宋末元初，潮州出現了一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夫婦張達和陳璧娘。潮州府志、厓山志和新會、潮安、饒平、澄海等縣志都記載了他們率領義師抗元的事跡。

潮州府志中說：「張達，饒平漸山人。景炎元年十一月，端宗舟居泉州，蒲壽庚叛，遂入海，駐蹕紅螺山，達官都統，與郡馬陳桓，都部頭馬驥輸粟餉軍。祥興二年，帝昺遷舟甲子門，達帥義勇扈從，殉難厓山。妻陳璧娘送至錢澳洲畔，有詩詞甚悲，後人名其地曰『辭郎洲』。」

厓山志和新會縣志述及達出師勤王時說：「都統張達率義勇扈蹕，妻陳璧娘送至南澳海洲上，」勉達勤王。後達弟格桓赴厓門，璧娘賦平元曲寄達。宋亡，達死難，璧娘得達屍葬之，曰：吾夫能盡忠，」吾獨不能死節乎？遂閉門不食而死。」而「潮州志」對陳璧娘抗元事跡有更多的敘述，璧娘送別張達後，「猶自督率義兵與元人力戰。」清嘉慶年間出版的「韓江聞見錄」中也曾述及璧娘別夫後與元兵作戰的記載，並指明「外浮山是璧娘與元人力戰處。」

潮劇「辭郎洲」就是根據上述史實創作而成。編者在劇中對陳璧娘加意刻劃，並賦予時代精神，尤其塑造璧娘抗元身亡，立屍持劍長鎮海洲之上，益增人物豐采。

最近在廣州舉行的廣東省藝術會演會上，各劇種爭妍鬥艷，使南國的藝術芳圃，倍增光輝。其中潮劇「辭郎洲」的演出，宛如五月的金鳳花，燦爛瑰麗，光彩奪目。該劇由名演員姚璇秋扮演陳璧娘，表現一位深明民族大義，英勇抗敵，堅貞不屈，終以身殉國的英雄形象。劇中陳璧娘捨己爲羣的忠烈氣節，配合着演員的高超藝術，動人至極。此外，翁鑾金扮演忠貞愛國的都統張達，郭石梅扮演英勇、達觀的老戰士張義，陳郁奎、黃德城扮演朝氣蓬勃，熱愛祖國的年青一代蕊珠和書韋，在整個演出過程中，在優美的潮州音樂配合之下，給觀衆的心靈深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辭郎洲，是一齣歷史悲劇。那時候，南宋文天祥兵敗五坡嶺，張世杰、陸秀夫等護帝昺逃亡南海。正如唱詞所述：

「朔風蕭殺刺骨寒，狼烟四起山河傾，
臨安繁華成灰燼，胡騎嘶處草木凋殘。」

國雖破，家雖亡，但是人民熱愛祖國的精神不死，劇中蕊珠和書韋唱出人民的心聲：「有眼不流亡國淚，有心不忍妻妹睡胡床。」他們時刻準備着：

「秣我紅鬃馬，磨我丈八矛，
待何時？城樓畫角響，
還我大好河山！」



劇中扮演陳璧娘的姚璇秋

就在這國難當頭，潮州饒平出現了一位可歌可泣的民族女英雄陳璧娘。當時南宋大勢已去，狂瀾難挽，但是她抱着「壯志能回天」的赤胆忠心，堅決鼓勵丈夫張達，渡海抗元。

出師之日，她送別丈夫至海洲上，歌「辭郎吟」以壯軍志：

「八千子弟遠勤王，別吾去者海茫茫，
後有奸宄妾抵擋，試看風霜飛劍鋩。
郎茲行，勿回顧，北風蕭蕭虎門樹，
傳檄早定潮州路，恢復中原馳露布。」

在張達發出誓箭，並唱出：「壯志猶如箭離弦，與國存亡共生死。」之後，她從頭上割下青絲，獻給張達，並唱道：

「結髮本有千秋義，割髮爲表救國志，
青絲贈郎從軍去，如妾隨君不分離。」

這時候，國家大義和夫妻恩情，融合而爲一體了！

三年消息無鴻便，尺紙憑誰寄春燕，
何不將我張郎西，協義維舟同虎帳。
此身雖非奇男子，願做紅玉擂戰鼓，
策馬使劍追胡酋，國仇可報妾身何求。

這是送夫出征後，陳璧娘憂郎憂國唱出來的有名「平元曲」，歌聲慷慨激昂；伴隨着刀光劍影的舞蹈動作，這一個平時恬靜賢淑的陳璧娘，頓時變成威武莊嚴的奇女子了。

當她接到張達的告急文書，報稱帝舟被困，義軍斷糧缺水，要求迅速救援之後，明知「遠水近火難爲力」，還是斷然率領海洲漁女載運糧水，揚帆出援。但這時張達和義軍等已經陷敵被執，張達絕食而死，帝舟也爲國賊張弘範所破，陸秀夫負帝昺投海而亡。國仇家恨，益增璧娘等人鬥志，看她夜襲元營，痛罵國賊，奪回張達屍首，救出被俘義兵。眞是智、謀、勇、烈，集於一身。最後困守海洲，終因衆寡懸殊，不得不「捨一命而救數千命」，折一枝而播萬種，孤身斷後，掩護義軍突圍，奔赴鳳凰山以堅持抗元聖火。」劇情至此，進入高潮，舞台上忠貞不屈的陳璧娘，從血淚中唱出了：

「慣作烟波海上游，不願階下作楚囚，
眼淚流完鮮血續，骨朽不辭担國憂。」

在痛呼誓未現、志未酬之後，立屍抱劍，長眠鎮海洲之上。這時後台傳來了莊嚴的讚歌：

「日月長照辭郎洲，萬古傳誦『辭郎吟』，
風怒吼兮海嘯，凝碧血兮丹心，
巾幗英雄陳璧娘。」

村村鑼鼓響叮鼕

福建戲曲劇團上山下鄉

青煒



莆仙戲「夫妻紅」的表演

隨着人民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福建戲曲藝術事業也掀起了波瀾壯濶的全新局面。今年以來，各地專業劇團普遍上山下鄉，深入工礦、工地、海島、山區、老區、僑區、漁鹽民區、少數民族地區，爲廣大工農羣衆演出。各文藝團體，都提出每月讓農民看一次戲的口號，積極採取輕裝簡載，分隊演出，一藝多用的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績

各專業劇團在深入巡迴演出中，都具有高度的熱情和積極性，發揮了艱苦樸素的精神，自挑自運行李，到達交通極不方便的偏僻山村爲羣衆演出。如省話劇團、京劇團、實驗閩劇團和民間歌舞團，都發揚了解放初期文工團的優良傳統，表演形式豐富多彩，節目短小精悍，深入到閩東、閩北、閩西等地老區和山區演出，所到的許多地區的羣衆是第一次看到省級劇團的戲，他們興奮地說：「紅軍時代的演出隊又來了」。閩北的順昌縣閩劇團，把全團分爲六個隊，到田間、工地包乾包片爲羣衆演出，還打破常規，在行軍中，只要看到有羣衆，即停下來爲他們演唱，羣衆編了順口溜稱讚說：「順昌閩劇團，下鄉行李自己帶，過嶺又翻山，那裏有羣衆，停下就演唱」。泉州市小開元劇團（即打城戲），他們在幾個月中，用四輪車自推行李行走六一八公里，翻過閩南一帶有名的載雲山和十八梅花峰，爲羣衆演出。古田閩劇團越過了古田有名的圭角髻山，到達只有二十戶人家的村莊演出。仙遊把全縣三個劇團分爲六個隊，分頭在沿海、農村、平原、山區各個角落演出，演出場數達四十多場，劇團踪跡遍及全縣鄉村山舍，沒有一個空白點。

劇團到達每個地區，除了演出之外，還積極參加支援工農業生產，深入生活，增加知識，以豐富戲劇創作；另一方面，主動抽出力量，對農村業餘文藝活動進行熱情的輔導，推動羣衆文藝活動的活躍開展。如浦城縣贛劇團積極輔導農村俱樂部和業餘劇團，幫助羣衆解決活動材料，傳授給他們表演、音樂、化裝等基本知識，幫助他們排練，進行示範演出。又如仙遊縣三個劇團，在兩個月中輔導了八十五個業餘劇團，教他們唱歌曲，幫助他們排戲，因而很快的使全縣農村形成「村村有鑼鼓聲，處處有戲上演」的繁榮景象。

上述的各種活動，給羣衆很大鼓舞。因此，劇團每到一個村莊，羣衆都敲鑼打鼓，張貼歡迎標語，隆重接待。浦城贛劇團在該縣富嶺老區演出時，當地人民激動的說：「我們這裏一百多年沒有看過戲了，今天你們給我們帶來豐富多彩的文娛生活，叫我們怎不感謝！」

劇團在上山下鄉中，由於緊密聯系勞動人民，深入生活，因而出現了戲曲創作全面開花的空前繁榮局面，具有新風格、新形式的優秀劇目如雨後春筍、春花竟秀般大量湧現。在去年一年中，戲曲劇本創作達到一千五百多個，其中閩劇「乘風破浪」、「勤導員」，高甲戲「紅霞」、「茶鄉曲」，梨園戲「婆媳倆」，莆仙戲「夫妻紅」，薌劇「破獄記」、「婦女鋼」，漢劇「陳客嫲」，潮劇「烏山媽媽」、「星星之火」，閩京劇「紅色風暴」、「閩北游擊隊」，越劇「魁洋赤衛隊」、「躍進之花」，等等，都充份反映出福建老區、海防前線的特點和大躍進的面貌，受到廣大羣衆的熱烈讚賞好評。



高甲戲「茶鄉曲」場面之一

水上人家的婚嫁

海澄



如果你在漁民家裏住過，而沒有機會看到水上人家的婚嫁——「唱嘆」，這應該是件憾事。這種婚嫁的風味和陸上的全然不同，那是一首和諧的夜曲，它把你帶到詩一樣的境地，而又使你感到勞動生活的脈搏。

是一個沒有星星，月亮十分皎潔的晚上。下關漁業社的姑娘邀請我去聽她們女伴觀樹的「唱嘆」去。這是我早就盼望去看的，我差一點沒有高興得嚷了起來，就和姑娘們乘上一只舢板划過河那邊的旺步埇去了。

「阿坤……觀樹……」

「嘩！她家裏買了一對三斤多重的花燭哩！」

「…………」

姑娘一邊划艇一邊談論着，不時發出一陣大笑。

我想聽清她們談一些什麼，可是河上的風阻碍了我。不過我猜想她們是在談論阿坤和觀樹的婚事吧。他們倆的事，我也知道一些。那是上個月社裏獲得豐收的事了。一天觀樹家裏來了個說媒的，說麥晚的兒子阿坤想取觀樹，幾天後過了禮，這門親事便算訂下了。不知道底細的人，還以為這是「父母包辦，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呢，其實阿坤和觀樹自去年入了社便親近起來了，不知他們倆在北山公園、電影院裏共同度過了多少個幸福的時刻：總之，生活漸漸把他們兩人的精神連結在一起了。上個月社裏豐收，麥晚和其他社員一樣增加了收入，他兩條艇收入百多元，過去還有三百多元存款，阿坤看到這是個好機會，才向家裏提這門婚事，做父母的看到兒子自己找到了個好姑娘，那有不高興的，可是按漁民的習俗、「婚姻」大事可不能了了草草，所以便請了說媒的去觀樹家裏過禮，一切按習俗辦事。

嘭的一聲舢板撞在大船的舷上。黑暗中不知誰個姑娘輕聲地說「到旺步埇了！」

岸上人羣鬧哄哄的，男子漢在灶邊高談濶論，小伙子在翻轉的破艇上打「百分」，帳蓬裏圍滿了女人，這大概是「唱嘆」的地方了。地上鋪着一張草蓆，一張桌面上擺設着一只尾巴上留着兩根毛的熟雞，還有豬肉和其他熟菜。一個中年女人在忙着點燃兩支大花燭，花燭插在地上，用紅紙團團圍住，好像兩個放在地上的大燈籠。從紅紙透出的燭光，映紅了人羣的笑臉。

人們忽然喧嘩起來。原來要開始唱嘆了。新娘開始在家艇裏對着香火蠟燭唱歌，她的母親在旁燒着「溪錢」拋落河裏去。和我一起來的社委亞友做我的義務翻譯，她還是個姑娘，非常熱情地告訴我，這是表示向家裏惜別的儀式。這儀式完後，新娘一邊唱一邊走上岸上來，到了帳蓬，對花燭、紅布、禮品又唱了許多贊歌。

新娘看去還很年輕，兩只眼睛羞答答地看着地下。她穿着大紅的裙子，黑色的綢衫，頭上結了一個髮髻，上面插滿了銀飾，手裏拿着一把紅色的羽毛扇，唱贊歌的聲音是那樣的輕柔，每一唱到精采之處，都引起周圍的人陣陣的笑聲。在旁的姑娘似乎興趣更濃了，不單是笑還輕聲跟着新娘哼起來。我想她們是一羣積極的「見習生」呢。

「繞桌圍」那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儀式。一行六人，象徵着一條開航的民船，前面兩個小姑娘領路，跟着的是表嫂，拿着一把布傘，這算作是船前的槳，中間是新娘，跟着的是大姐，大嫂在最後，拿着一張捲起來的草蓆，這算是船的「舵」。這一條「船」慢慢地繞着地上的擺設「航行」。新娘大概算作是船的主人，邊唱邊行禮，有時新娘的唱嘆也引起親人的對答。這種舞蹈似的儀式，表現了漁民日常勞動生活的情節，好像一首抒情的歌曲打動了我的心。

我很想知道她們唱的內容，還是亞友給我翻譯了：

新娘：門字裏頭做個井，民船解纜又開航。
頭公尾舵壓硬舵，拖沙壓水破招牌。
（表示開船過沙灘，擱了淺）
表嫂：你只舟船不用怕，我們五人保攏岸。（到岸）
新娘：繞了八周便了罷，米糧缺少脚步浮。
表嫂：船到梧州攏正埠，我地搭車就回頭。

唱到這裏，「繞桌圍」便算結束了。看來新娘唱了許久，也確是累了，有人搬來了一只皮箱讓她依靠着坐在蓆上，新娘只喝了一杯茶，又開始「唱親朋」了。亞友告訴我，這是一場最熱鬧最長的「唱嘆」，新娘要從近親唱到遠親一直唱到自己的朋友，如果親友們對答多，天亮時才能唱完。

六兄嫂呀！六兄嫂！
要你開聲來對答，
對答你個蠢笨姑娘。

新娘唱到六嫂了，六嫂在遠處的艇裏答唱，她的歌聲像銀鈴般悅耳，對答流利，許多人在嘖嘖稱贊。我跑到岸邊僻靜處，傾聽這夜鶯般的歌聲，抬頭看那明媚的月亮高高掛在天空，我完全陶醉在這樣的歌聲和景色中了。

回來時，已經是深夜一點多鐘。江上靜寂得很，姑娘一邊划艇發出「唉呀」的聲音，一邊輕聲哼着剛才學到的歌。我坐在艇頭，凝視着江心翻滾着的銀波，剛才那些別具風味的熱情的婚嫁情節，又重新浮現在我的眼前。



水上人家　馬悲航作

惠安崇武漁港散記

林羣英

初夏，閩南的海是藍湛湛的，顯得十分遼濶。春汛剛剛過去，沿海漁船就着手準備北上東海捕魚。我趁着這個機會，訪問了閩南著名的漁港——惠安崇武。

崇武是一個氣魄雄偉的漁港，崇武鎭居高臨下，像一隻張開大螯的毛蟹，從三面抱住藍色的海灣。漫長的海岸線，可同時停泊成千上萬條漁船。

這天，海上沒有半絲風，午後的陽光使人感到悶熱，天空幾朶白雲也停着不動，風平浪靜的海灣裏，顯得異常安靜，只有十多條小船散泊在港內，沙灘上漁婦在補網，造船廠傳來陣陣斧鑿聲，還有那海浪拍打沙灘的嘩嘩聲。

「漁民出海捕漁，都得在海上生活十天半月的，要找到他們，除非跟着出海去。」崇武漁業大隊隊長劉德坤領我來到海邊，一邊走一邊說。原來公社化以後，漁民出海積極性很高。據劉隊長說，今年一至四月份已捕各種魚類七萬多担，這個數字等於一九五七年的總產量。

不一會，水天相接的海平線上，出現許多黑點，劉隊長指着說：漁船回來了，今天是所有漁船回港集中之日，經過幾天準備，他們就要遠征東海了。我來的多麼巧啊！果然不錯，黑點子越來越大，船和帆都逐漸看得清楚了。這時沒有下海的漁民都來到海邊，好像表示歡迎似的，人們指手劃脚地猜着，這是幾號船，舵手是誰；那是幾號船，由誰掌舵。最後大家肯定，最前面那條是「青年五號」。原來漁民把自已的漁船都編了號，在很遠很遠的海上，憑着船帆的形狀和顏色，以及船的速度和風格，就能辨認出這條船是那些人駕駛的。

最先進港的果然是「青年五號」。劉隊長告訴我，這條船上二十六個都是年青小伙子，掌舵的也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人，因此被稱爲「青年五號」。別人一條船揹四隻舢板，他們揹了五隻，這條船的速度、產量都是最高的。

二十多歲的小伙子能掌舵，在崇武還是第一個，我們決定上「青年五號」去看看。舢板靠上大船，只見一群生龍活虎般的小伙子，一邊向我們熱情招呼，一邊從船艙裏把一隻隻鮮魚扛上船板，準備運上岸去。白閃閃的帶魚、鯧、還有鯊、魴、目魚、黃花魚等，裝滿了兩個船艙，起碼有百担以上。他們最多一天曾打到一千多担，爲全崇武最高紀錄。

他們全是那種粗獷而豪放的人，海風把他們的性子吹得又倔强又熱情。我們在船尾找到青年舵手張信希，他今年才二十六歲，是個樸實而機靈的小伙子。他十歲跟父親下海，不久就跟着學掌舵。過去駛的是別人的船，受寒受凍，一家還不得溫飽。近年來他駕着政府貸欵給他們製造的新船，有說不出的興奮，於是掌舵的技術進步得更快。去年五月，他和這二十多位小伙子，自已駛着船北上舟山，勝利返航，他終於躋足舵手之列。

小伙子領我們參觀了大船。船上共有五個艙，船頭一個艙藏着醃魚用的冰和鹽，中間兩艙裝魚，船後兩艙是睡的地方，睡艙裏床鋪和被褥整齊而乾淨，桌子上引人注目地擺着一架收音機，一個小伙子幽默地告訴我們：過去這個地方是擺着海神佛爺的，現在讓位給收音機了。這架收音機能迅速獲得颱風警報消息，能聽到北京的廣播和音樂，也可收聽厦門電台的南曲。劉隊長告訴我，現在每條大船都有一架收音機，這個法寶給漁民帶來安全和歡樂。近年來崇武還未曾發生過人身事故。

當我們走出船艙，已是暮色茫茫了，大大小小的漁船佈滿漁港，到處忙着搬魚和運魚上岸，呈現一片繁忙和豐收的景象。我們懷着戀戀不捨的心情向「青年五號」告別。

我們的小舢板夾雜在衆船之中，劉隊長不斷和漁民們打招呼。突然有一羣年青的姑娘，自已搖着一條小船，一邊喊着劉隊長，一邊飛快地趕到我們前頭去，船後留下一道白色浪花和一片朗朗的笑聲。我正想發問，這時隊長帶着驕傲的神情說：這群姑娘像男孩子一樣，已經堅持下海三、四年了，最早下海的張細琴，去年還上過北京呢！

晚飯以後，這群年青的漁家姑娘都穿上又新又好看的花衣裳，在一座幽靜的房子裏，我靜聽她們講下海捕魚的經過。

那是一九五五年夏天，張細琴和其他十個婦女提出下海的要求，她們說：男人能够下海，我們也能够下海。在她們堅決要求下，領導終於同意了，於是她們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和男人一齊下海捕魚。

她們雖是漁家女，却一向未曾下過海，因此首先遇到暈船的困難，有的嘔吐，有的連船板都站不住，更談不上捕魚了。經過一次次的鍛鍊，終於習慣了海上生活，不再暈船。她們虛心向漁民學習捕魚技術，男漁民看到她們能刻苦，也就耐心地敎她們，因此不久她們就學會搖櫓、划槳、撒網、起綱和起落帆等生產技術。一九五八年，崇武的漁產量達到九萬多担，破有史以來最高紀錄。二十五歲的漁家姑娘張細琴也光榮地代表了惠安婦女到北京出席全國婦女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大會，爲閩南漁民婦女獲得無上光榮。

最後，我還想了解一下漁民十年來的生活變化。劉隊長對這個問題感慨很深，因爲他也是漁工出身，這個變化他知道得最清楚。

從前崇武半島的漁民自已沒有船。當時由於船少人多，一條小船上二十多人，岸上還有一些人閒着呢！漁民們一年到頭吃不飽，每逢淡季，崇武出賣兒女的特別多。解放後，政府首先貸欵給漁民們造船，組織漁民合作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現在的一百多條大船，全部是近十年中造的。由於年年增產，漁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大有改善，家家做新衣，僅漁港兩個村漁民新蓋的房子就有一百多座。漁工王金良從前有四個孩子，賣了三個，並且借了高利貸，年年還不清債務；解放後他又生了三個孩子，現在孩子們都上學了，大兒子今年二十一歲，已準備娶媳婦了。另一戶是張大歪和張小歪兄弟倆，從前他們是一對無依無靠的孤兒，兄弟倆在街頭上求乞，解放後政府救濟他們，又培養他們捕魚，現在兄弟倆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去年蓋了一座新房子，兄弟倆都結了婚，成家立業。當他們在自已的新房裏招待陌生的客人時，都激動得講不出多少話來，但從他們炯炯發光的眼睛裏，可以看出蘊藏着對新社會的多麼大的感激啊！



塩灶風貌

許曼

在壯麗的蓮花山前面，安黃（潮安至黃崗）公路旁邊，有一個大村莊緊靠在南海邊沿，這個村莊就是僑鄉鹽灶鄉。目前，這個鄉是蘇北人民公社的一個管理區。

變化的輪廓

幾年來，這個村莊的生產建設把村莊的面貌大大改變了。從公路轉進村裏，你就可以看見四條每條寬四公尺至六公尺的鄉道；兩條連接着公路，兩條直達蓮花山。這些鄉道可以行駛汽車。

村後面，蘇隆水利工程引來的韓江江水，通過一筆直的後堤溝渠道灌溉着農田。另一條大排水道又可把蓮花山上每年流下的山洪排出海去。村前面的海濱堤防，這歷史上不知崩決過多少次，摧毀過多少田舍、莊稼，損失了多少人、畜的堤防，現在它已加寬加厚，圍了石籬，以堅固的雄姿抗擊住洶湧的海浪。首當其衝的「三君鹽」堤像鋼鐵的長城屹立着，保衛住圍內的沙田。幾年來，水利建設使農田可以水旱無憂，使農業生產不斷發展。

村子裏，現在已有機器的響聲了。這是糧食加工廠，一部十六匹馬力的發電機帶動了碾米機、切薯機，婦女們再不必磨穀、舂米、刨薯了。通道、市集、機關、團體都裝上了電燈。

站在村中心小學校天台上瞭望，全村有一兩百間新建的或修建的屋宇。單是在上社大宮頭一角就有三十幾間新屋。

抽紗的發源地

馳譽國內外的特種工藝品——潮汕抽紗就發源在這裏。七十多年前，這裏的年青姑娘們看到了天主教會的女傳教士用花針絞織簡單的花邊，靈巧的姑娘們不僅立刻學會了，而且用她們聰敏的智慧把它豐富起來，作出更美妙多彩的花樣。從此，抽紗工藝遍傳潮汕，幾十年來，千千萬萬個潮汕的婦女用她們的巧手，妙工，做出了千千萬萬絢麗、華貴的抽紗工藝品。

現在，這裏的婦女們繼續保持着這一傳統藝術。村裏建立了一個抽紗加工廠，設立六個工場。有三百多個手藝上乘的女藝術工人在廠裏製作各種各樣的抽紗。除了這三百多個專業女工外，還有幾百個沒有進工廠的業餘女工人，她們在空閒時也製作一些。每年，全村抽紗工值收入達七、八萬元。每一個專業的女工每月平均收入十多元，手藝快捷的能獲得加倍的工價，這比舊社會要高了一兩倍。

傳統的紡網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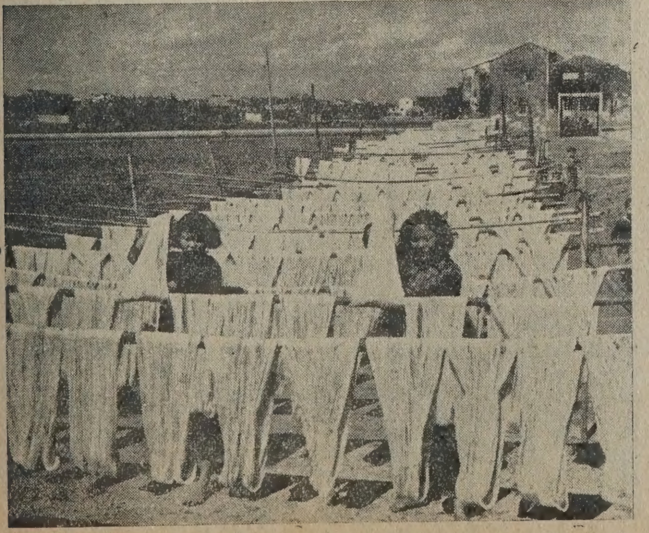
踏進村裏，到處可以看到一排排的紡網紗工場，工場上男女工人們推着紡紗車來來往往，把潔白的紗線紡成多股的條條網紗。這些加工的網紗，主要是專供織成魚網出口的，也有一部份供應內銷。全汕頭專區以這裏加工的數量最大，工藝最好。全村有三百多架紗車，有一千一百多人做這種工作。去年成立公社後，全村成立了九個生產隊，每一個隊建立一個紡網紗工場。

紡網紗這種副業在鹽灶也有百數十年的歷史。從前，由於私商經營，從汕頭投放到這裏來，要經過幾層手續，層層剝削利潤。因此，工人們辛勤換得的工值極低，加上幣值經常貶降，物價高貴，生活很苦。幾年來，這種現象完全改變了。國營出口公司或內銷部門直接投放，工價又提高。全村每月工值一般都有一萬多元，最高會達三萬多元。每架紡車三個人工作，每月平均有五、六十元的收入。

海產豐富六畜興旺

寬闊、碧藍的南海使鹽灶鄉有着優美的自然環境，更給這個僑鄉帶來豐富的海產。村前和南澳島、溝洲對峙的一萬多畝浅海，是一個大自然的養蠔場。幾年來有計劃的養殖，使蠔產愈豐。每年夏季開始，肥美的大蠔、小蠔盛出，運銷到東隴、汕頭等地，供人們作成鮮美可口的佳餚。

村裏有一百多隻浅海作業漁船，由二百多個專業的海產人員負責捕撈海產。去年年底，公社還在海濱建了四個大養蟹池，進行人工養蟹。在村西面的大松樹旁，有一個養豬場和一個家禽場。幾排新建的豬舍飼養了七、八百頭豬，由幾個飼養員負責管理。家禽場主要是做孵養工作，目前養着一千多隻母鵝、母鴨、母雞，村裏各個生產隊和社員們私人飼養的家禽種苗由場供應。



鹽灶僑鄉紡網紗的女工在晒紗

生活新氣象

生產的發展和豐饒的副業收入使人們的生活日益美好。原來教會的小學現在改成鹽灶小學，有一千多個孩子進小學讀書。一個有着十多位中西醫師的衛生所設在太平廟裏。去年成立公社，村裏又興辦了產育院、幼兒園、托兒所、敬老院、公共食堂。敎堂旁邊築了一個露天戲台，經常有村裏的文工團的戲劇演出。

美好生活的開端鼓舞着人們，人們就越發辛勤勞動去創造更美好的明天，鹽灶鄉的風貌在日日更新。

揭陽山美鄉的今昔

周欽銘

初夏，我再次訪問了揭陽縣山美鄉，記得幾年前這裏還是個交通梗塞的窮僻山村，可是今日的山美鄉，面貌已經大變。過去崇山峻嶺間的羊腸小道，如今已變成一條寬濶平坦的公路；村子裏可以聽見馬達轟隆轟隆的響聲，田野上綠濤滾滾。我去的時候雖是初夏，由於今年提早春耕，稻子已在揚花吐穗了。

每個熟悉山美鄉的人，都知道解放前這裏是個土地貧瘠、災害頻仍的窮村子，桑浦山就像螃蟹的兩隻大螯把它緊緊鉗住。這裏向來就流傳着一句民諺：「桑浦山無賊，世上無人。」在以往兵荒馬亂的年代，桑浦山確是盜賊如毛，他們白天剪徑行劫，黑夜牽牛掠豬，無惡不作。有一年春天，全村一夜之間就被擄去三十多頭耕牛，許多田園因缺乏畜力耕種而致荒蕪。鬚髮飄白的僑眷克年伯，還為我講述三十多年前一件悲慘的往事：一位老華僑，在南洋辛辛苦苦積存了一點血汗錢，滿想回到家鄉蓋建房屋，安度晚年，可是誰知剛到家裏，不幸的事件就跟着發生了，一個陰沉沉的夜裏，強盜破門而入，錢被搶走了，可憐的老華僑也慘遭殺害。

由於山高嶺峻，地勢高亢，所以從前這裏常常鬧旱。據統計，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八年間，大小旱災就鬧了十五、六次，加上蟲害的侵襲，全鄉稻田平均每畝年產量只收三百斤左右。多少年來，山美鄉的農民為山為水發愁，要是能把山上的盜賊剷除，把深深的河水引上來，灌溉高低起伏的山坵田，那該有多麼好啊！可是在舊社會，官盜互相勾結，殘害人民，加之災害連年，民不聊生，這個良好的願望，始終無法實現。解放後，桑浦山上的盜賊被剷除了，社會秩序日益安寧；接着，灌溉工程也在一九五五年動工了。人們歡天喜地的扛上鋤頭和畚箕，參加開溝挖渠，連老歸僑周瑞和也爭着要和大家一起挖渠，他興奮地說：「開溝引水是祖祖輩輩的願望，非親自參加不可。」經過大家一冬的辛勤勞動，終於建成兩座機械灌溉站，清澈的河水沿着溝渠灌入地裏。乾旱的威脅被解除了，土地有了水，就像人們有了血液一樣，山美鄉的生產面貌從此起了很大的變化，連年獲得增產。去年實現公社化以後，在農業大發展的同時，工業也開始有了初步發展，山村裏辦起了糧食加工、釀酒、燒灰、製肥、農具、修配、抽紗廠和竹篾加工等小工業。

山美鄉是一個僑眷衆多的僑鄉。幾年來，僑眷、歸僑同全鄉居民一起積極參加家鄉生產建設，在勞動生產上受到妥善安排和照顧，生活上也有進一步改善。僑眷周錦龍，過去，一家九口，全靠他一人勞動收入維持家庭生活。現在，他的母親和妻子已由公社安排參加適當的勞動生產，不但伙食由公社供給，每月還有工資可領，家庭收入增加了。僑眷周炳甲，今年四十多歲，從來不諳農事。過去僅靠做些零工雜活，收入不多。這次社裏安排他到糧食加工廠工作，樂得他逢人就說：「可不是，入了公社，連我這個勞動力弱的人也有所作為了！」據鄉裏僑聯會的負責人周榮鎮告訴我，在去年年終全鄉評選的八十多名工、農、副業先進模範人物中，有三分之一是僑眷，就連幾年來不習慣勞動的僑眷周惠芳，現在也成了出色的抽紗能手，還被選為抽紗廠第二加工場的場長哩。

現在，在這個山村裏，有衛生所、婦產院、幼兒園、托兒所、敬老院、公共食堂等福利機構。七十多歲的歸僑周耀德，在海外飄泊了四十多年，前年才孑然一身歸來，現在安逸地住在敬老院裏，生活過得無憂無慮，他對我說：「做夢也沒有想到有這麼好的晚景！」

流沙巡禮

煥展

流沙，美麗得像座花園。從流沙車站出來，首先看到的是路旁翠綠成行的桉樹、金鳳樹，接着就看到隱蔽在綠蔭中的流沙招待所以及橋對面的華僑旅行服務社。華僑旅行服務社是座嶄新而又寬敞的二層樓洋房，正面是灰色的，側面和背面都粉刷成淡黃色，和綠樹相映，更顯得清雅不俗。

從車站朝流沙鎮內走，得經過一座橋，在橋上憑欄俯視，你立即看到溪面浮着綠色的大字標語，一邊是：「人民公社好，力爭上游。」另一邊是：「人有多大勁，地有多高產。」這標語是用水浮蓮鑲成的，嫩綠可愛，別具風格。

過得橋來，便是中華大馬路。馬路右側近橋處有一座公園，佔地約廿餘畝，園中樹木茂盛，黃花怒放。花園正中高豎烈士紀念碑。再往裏有座紅色宮殿式建築物，名曰「紅宮」，據說內貯歷史文物等，再朝左走就是流沙人民戲院了。

從公園出來，對面是流沙華僑電影院。影院是今年才建的。建築物大方而又勻稱，引人注意的是這裏實行了「無人售票」，電影票放在售票處，觀衆自己取票，自己將票值投入一個木箱內，這真是高尚的社會風氣。

沿看中華路往下走，兩側的商店鱗次櫛比，房屋都粉刷一新。特別值得提起的是這裏每隔數步就有一個木製的民歌欄，上面貼着用彩色紙寫的民歌。很多民歌欄被貼滿了，人們就重重疊疊地貼起來，這就使民歌欄變成了「民歌集」欄，上面貼的民歌都是一本本的。微風吹來，民歌集子就捲揚起來，五色繽紛，煞是好看。

流沙，這個只有三千左右居民的鎮，商業却極為繁盛，僅中華路就有數十家商店，從日用百貨以至水菓零食，幾乎各行各業都有。商店裏貨源充足，貨架櫥窗都擺滿了貨物，布料更是棉布紗布、呢絨綢緞樣樣都有。這裏的水菓店顯得分外熱鬧，土產竹蔗和菠蘿的顧客特別多。這類水菓價格很便宜，一角多錢就可以買到一個大菠蘿。

中午，我就在中華路的流沙飯店吃飯，菜色豐盛，魚肉菜蔬樣樣俱備。花三角錢就吃得很飽了。飯店裏的服務員態度很好，招待週到，送茶遞水，未曾開口，她們就把辣椒等蘸料送到你面前，使人不暇言謝。

晚上，我打算住在流沙招待所，把簡單的行囊安頓好後，因為時間尚早，想去看看戲。我問招待所的服務員：有什麼文娛節目。他答道：華僑電影院上演「媽媽要我出嫁」；人民戲院由廣東潮劇團演出「革命母親李梨英」；體育場裏有澄海籃球女子代表隊和普寧二中女子球隊的籃球賽；圖書館裏普寧民間歌舞團在進行排練…………。他介紹得這麼多，竟使我一時不知看什麼好。

籃球場上新國手

辛有餘

猛虎插進人羣　奔躍宛在半空
掌上高托明月　神手百投百中



這四句詩，道的是我國籃球名將楊伯鏞出神入化的球技。我國人口多，籃球運動又普遍，此中好手，恆河沙數，其能馳騁於國際籃球賽場，克敵制勝者，又無慮千百。這裏，只是拉雜漫談一下今春新組成的中國男女籃球隊，以及這兩個隊的隊員。詩中讚譽的楊伯鏞，便是其中一人。

我國國家男子籃球隊，由張錫山、錢澄海、楊伯鏞、張福奎、王利發、白金申、蔡集杰、俞元煦、周春霖、路廉翰、吳自秉、王家楨這十二員上將組成。前六人原隸北京隊、次五人是八一隊的隊員，只有王家楨選自河北隊。

錢澄海是北京隊隊長，打的雖是後衛，却是「滿場飛」的角色。看家本領是靈活，那裏被人突破，一霎眼他就趕到那裏堵截；切入上籃，其快如風，我國特有的投籃方式「急停砸眼」，也是他拿手好戲。

張錫山是他的老搭擋，陰陽臉，身高一公尺八三，體重八十三公斤，爭球截球，功夫獨到，坐鎮後方，穩如泰山，脚步靈活，打起人盯人防守來，就像他對手的影子，多少英雄，都給他盯到一籌莫展。

張錫山和錢澄海這一對後衛，還都擅長在快速移動中突然起跳，在空中停留，時間既長，還能控球自如，他們這種爭奪空間位置搶球的本領，也爲人所不及。

楊伯鏞是我國籃球迷最欣賞的一人。個子只有一公尺八〇，這個高度，在常人中已算「高佬」，但在平均身高一公尺八九的國家隊中，數他最矮，他一般打右鋒，却精於左手投籃，只要見他在距籃五、六公尺處縱身一跳，左手一揚，十個球總有七、八球命中「空心籃」。這副「投籃機器」的假動作非常多，切入上籃令人防不勝防。當他上籃時你攔左邊，他就從右邊投；你擋上面，他就從下邊投……，有人替他統計一下，有把握命中的投籃方式，他有八套之多。因此縱使對方用「亘人」來看守他，也只有徒呼奈何。在北京隊員中，楊伯鏞經常保持着得分最多的紀錄。

張福奎是北京隊的第一中鋒，北京隊第二中鋒鞠洺康，身高恰與他相同，同樣是一公尺九八；但以靈活來講，「大鞠」却不如「大張」。

王利發打的是左鋒，但當北京隊打雙中鋒戰術時，總是由他與「大張」拍擋。王利發的技術很全面，外圍配合、中距離投籃也都不錯，最引人叫絕的是籃底勾手投籃，只要他在籃板下拿到球跳起，身體微向後仰，這個球總是進了。一公尺九〇的身高，投籃時手伸得又直，球根本是從上面塞進籃圈去的。

白金申這個北京隊員，長處是鎮定，頭腦靈活，詭計多端，比賽處在下風時，這樣的隊員有「着手成春」之妙。

去年起，各國都已實行籃球新例，卅秒鐘的新規定，對於籃球員的體力消耗要求特別大。爲此我國多數甲級籃球隊都具備兩套人馬，需要換人時五上五落，這個新組成的國家隊也不例外。上面六個人可算爲一套，另一套便是八一隊的隊員。兩套人馬在打法上各有獨特風格：細膩精巧，北京所長；若論勇猛沉毅，則是八一隊員的軍人本色了。

國家隊中五名軍人能手，原是八一隊的主力隊員。蔡集杰、吳自秉、俞元煦都是鋒將。蔡集杰在右方三十度角度投碰板球，十拿九穩；吳自秉是八一隊的副隊長，打得勇猛，球迷們稱之爲「李逵」，籃下搶球，功夫獨到。這兩人都長得很高，但八一隊員中最高的，却是慣打右鋒的俞元煦（一公尺九五）。在迎戰歐陸勁旅時，他往往担任看管「亘人」的重任。周春霖和路廉翰是「八一」的正選後衛，「小路」的彈性很强，三級跳的成績十二公尺五〇，跳高也有一公尺六五的成績，他善於强行突破、跳起投籃，中遠距離的投籃命中力也很高。周春霖則以變換方向過人著稱，經常從人縫中切入上籃，立功而回。

如果說，白金申是國家隊中北京隊員的替補員，則王家楨爲五個「八一」隊員担當起生力軍的重任。這個身高一公尺九二的小伙子，當河北隊還叫天津隊時，並未爲觀衆所賞識；後來選入了中國青年隊，到蘇聯比賽，這才脫穎而出。

中國女子籃球隊也由十二個隊員組成。她們之中，周懿嫻、李少芬、楊潔、馬申妹、王霞飛、胡英信六人原隸北京隊旗下；徐爲麗、王佩珍、沈恆淑是上海隊隊員；傅彬、雍容、李玉珍則是河北隊的傑出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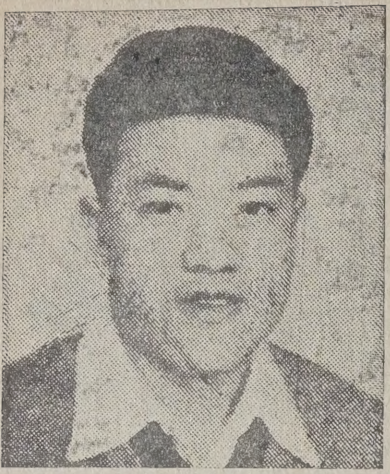
六個北京隊員，早已是身經百戰，爐火純青的了。經常博得掌聲的自然是北京隊隊長、打前鋒的周懿嫻，她那切入功夫，委實漂亮，不管對方守得如何緊，她彷彿泥鰍一樣，無孔不入到難以令人捉摸。只見她把球一提，轉眼間便出現在籃底。她的單手跳起投籃和從底線走廊突入籃底上籃，都是妙不可言。對付這樣的球員只能緊緊盯住，但她來一個假動作，只要你脚步一動，她就起跳投籃了，銀哨一鳴，又是兩分！

李少芬一般打右鋒，有時也打中鋒，搶籃板球手到擒來。在離籃四、五公尺以內，跳起投籃，極有把握。

女明星夏夢爲海外影迷所熟悉，但是她的妹妹楊潔在國內却有更高的聲譽。當楊潔還在香港讀書時，是以「亘人」的作用出現在籃球場上的，但是「士別三日」，現在的功夫已不可同日而語了。觀衆們對她的評價是「大而不笨」，在籃下顯得非常靈活，勾手投籃和轉身投籃這些中鋒使用的武器，掌握得極其熟練，她在北京隊中，常常成爲「取分之鑰」。

馬申妹和王霞飛，是北京隊的一雙後衛。馬申妹來去如風，中距離投籃是她的殺手鐧；王霞飛以穩見長，竄入籃底取分，也有一手。胡英信則是北京隊中的生力軍，是個擅長切入的前鋒，她的花樣不及周懿嫻多，但速度和彈跳力却是全隊第一。本來嘛，她是田徑運動員，除了精於短跑，幾年前還是與鄭鳳榮齊名的女子跳高運動員呢！

這六名北京隊員，過去也曾當選爲國家隊隊員。另六名則是新人，她們過去籍籍無名，到去年嶄露頭角，才引起人們注目。





上圖：楊伯鏞
下圖：周懿嫻

這六個人中，有兩個「投籃聖手」，一個是上海隊的鋒將主力王佩珍，又高又瘦，打起球來在禁區附近非常活躍，近距離投籃奇準，她是參加去年全國女子甲級聯賽的一百幾十名籃球員中得分最多的一人。另一個是河北隊的傅彬，在去年聯賽中，她的得分居第二名。

很多人認為，傅彬有可能成為我國女子國家籃球隊的主力。這個二十歲的姑娘，身高一公尺八十一公分半（約六英尺），是目前我國女子籃球員中第二號長人。「大傅」長得高，又長得大，看起來很勻稱。她原是石家莊第四中學學生，「波齡」很短，但籃下投籃和罰球都很準。有人在一場籃球賽中給她作了次統計，罰球的命中率高到百分之九十二。這一「中國的女克魯明」，行動也很敏捷，出手搶球很快。如果再繼續苦練下去，必能為國爭光。

談到「高女」，人人都知道北京隊中鋒楊潔，但在新組成的國家隊中，她並不是最高的人，除了傅彬比她高，原屬上海隊的徐為麗（一公尺七九）也比她高。徐為麗的球技比較成熟，因此當國家隊和對方球員特別高大的球隊（如保加利亞火車頭隊）比賽時，排出的主力陣容是四個北京隊員，再加上徐為麗。徐為麗的投籃功夫不弱，在上海隊中雖是後起之秀，却是取分主力之一。

此外還有個「高女」——身高一公尺七七、原屬河北隊的雍容。這個十九歲的學生，體格健壯，彈力很好。她曾經是天津市女子跳高紀錄的保持人，在河北隊中打的是中鋒，善於鉤手投籃和碰板投籃。

另兩個新隊員，一個是河北隊隊長、前鋒李玉珍，十九歲，以靈巧快速見長，擅中距離投籃；一個是上海隊的後衛沈恆淑，以防守穩健著稱。

由上述廿四人組成的中國男女國家籃球隊，在今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曾到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這兩個籃球强國，作了約二十場的比賽。一般來講，遠道奔波的客隊，比賽時多少有點不利，車船勞頓，場地不熟，氣候環境也會影響技術的發揮。儘管這樣，我們還是可以就這些比賽，觀察一下在實行了籃球新例、各國籃球技術進一步提高的今天，我國籃球水平在國際間的地位。

在這許多場比賽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與匈、保兩個國家籃球隊的六場比賽，戰果是：

中國男隊	負於匈牙利男隊	七一比八五
中國男隊	負於保加利亞男隊	六二比六八
中國男隊	負於保加利亞男隊	七〇比七八
中國女隊	勝匈牙利女隊	五九比三八
中國女隊	和保加利亞女隊	六二比六二
中國女隊	和保加利亞女隊	五一比五一

當前世界各國籃球水平，男子推蘇聯最强，美國次之。不但見之於今年的世界籃球賽，也可在去年美國國家籃球隊訪問蘇聯失利這點上取得證明。如果以蘇美兩國為第一級，則第二級中有許多實力相仿的球隊，如捷克、巴西、法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我國男子籃球的水平，比其中一些國家低些，但也與其中一些國家相仿。這不純然是技術問題，我國年青的籃球隊，國際比賽經驗究嫌不足，在身體高度上也吃一點虧，當面對高大的球員時心情緊張，原有技術不能全部發揮。據我所知，我國籃球界正在根據我國籃球員的特點，如靈活、起步快、投籃準，鑽研專門對付高大球員的方式，「八公尺進攻戰術」和全場緊逼盯人防守戰術，便是其中兩種。

談到女子籃球水平，則我國女籃隊在匈保的戰績，特別是在保加利亞的戰績，是一聲報喜的春雷。歐洲女子籃球，近年來發展得很快，她們已經把美國拋在後面了。早在去年四月間，前世界冠軍的美國女子國家籃球隊在莫斯科連吃兩場敗仗；蘇聯女隊雖强，却和保加利亞不分高下。保國隊是去年歐洲籃球錦標賽冠軍，也是今年歐洲杯賽（參加的不是國家隊，而是各國聯賽的冠軍隊）的冠軍。我國女隊能以壓倒優勢戰勝歐洲第七的匈女隊，並不希奇，但接戰世界第一的保加利亞女隊，竟取得兩戰兩和的戰果，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驚異和我們的自豪。

在兄弟國家幫助下成長起來的我國女子籃球隊，看來可列入世界三强了。這個新組成的籃球隊的隊員，平均年齡不過廿二歲，比兩年前的國家隊反而年輕了一歲；平均身高一公尺七二，也比過去高了。其中一部份新人，有比舊隊員更好的天賦，技術却未臻成熟，她們在祖國的培養下飛躍進步是可以預期的。繼容國團得乒乓世界冠軍之後，我國女隊爭取世界冠軍或亞軍的日子，是愈來愈近了。

（註）去年四月蘇聯女子籃球隊勝美國隊的兩場成績是六四比四一、四八比四一。去年五月歐洲錦標賽保國女隊對蘇聯女隊的戰果是四九比四九，加時後保隊勝五四比五一。今年五月歐洲杯決賽打的是主客兩場制，首場保加利亞冠軍拉斯維亞隊作主隊，拉斯維亞勝蘇聯冠軍狄納莫隊六三比四〇；次場狄納莫作主隊，勝拉斯維亞四四比三四，勝負相等，由於拉斯維亞得分多，得到冠軍。蘇保兩隊實力，應該是半斤八兩。



「活李有才」

馬奔馳



早幾期本刊，康年先先介紹了我國農民詩人王老九；這裏我也介紹一個，就是農民詩人李希文。

李希文是山西省臨猗縣人，但他的原籍却是陝西省郃陽縣，只因爲他在故鄉當長工時，被舊時的軍隊拉去做馬夫，流落在山西，才在臨猗縣落戶。

李希文今年整六十歲了。近幾年來，他一共寫了四百多首詩，其中有一首題爲「動員起來向文化進軍」的詩是這樣寫的：

「合作化，大發展，沒有文化可不沾。
社員會計記工員，沒有文化誰來幹。
農業技術要掌握，沒有文化更作難。
將來農業機械化，各樣機器咱使喚。
這螺絲，那零件，安不合適就不轉。
優秀分子和青年，趕緊帶頭把書念。」

這首詩，順口成章，講出了學文化的好處，也使人看得見學好文化之後那美麗的遠景。眞是一首好詩！此詩一出，對大家的鼓舞很大，人人都爭先學文化。

對於學文化，李希文本身更有此需要，因爲他出身在一個貧苦之家，母親把他生在一個破廟裏，自小沒有讀過書，長大後就去替人打工，一直是個全文盲。最初他編詩時，也是請人代爲記錄的。所以，他學文化，從不後人，除堅持上民校、上冬學之外，平時還利用閒暇的時間努力學習，即使是在操作中，亦不放過任何可乘之機（如休息時），爭取多學一點。幾年來，他用節餘的錢，買了三百多本書，先後已讀完「趙樹理選集」、「三里灣」、「三千里江山」等小說，而今已達高小以上的程度，不須別人記錄，自己也能寫詩了。但他並不就此滿足，還要提高一步呢。

李希文的詩，有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就地取材，看到什麼寫什麼，隨寫隨唱。這有兩個好處：第一，能够迅速反映現實生活；第二，通過歌唱的形式，把眞人眞事道出來，使人容易接受。如他的寫打井隊的詩，就是看到打井模範李勝娃的動人事跡之後寫出來的。這詩寫道：

「三月裏來三月三，打井隊下井把泥挖。
西北風，不住刮，臉上凍起青疙瘩。
拖泥帶人稀撲塌，眼看泥沙往井淌。
鬥惱社員李勝娃，伸手就把襪子脫。

鄉土花絮

殷如

僑鄉兒童歌舞團

△晋江石獅鎭有一批對音樂和舞蹈有特殊愛好的小孩子，組成一個「僑鄉兒童歌舞團」，每逢課餘或假期，他們便聚集一起來練習。他們團裏有好些出色的小音樂家和小舞蹈家；九歲的蔡維永竟是個多面手，能奏琵琶、二胡、三弦、嗩吶，還參加過全省的會演。姚維權才八歲，在「兒童南音大聯奏」中，他是一個出色的琵琶手，奏出「出漢關」和「魚沉」，得到全場喝采。「兒童歌舞團」還有一羣小舞蹈家，他們自編自演的「童謠舞」、「小白兎舞」，還被選到華東去表演。小舞蹈家們全都是八九歲左右的小學生。

治好了水庫「水鼓病」

△「水鼓病」並非一種病的新名詞。但是，如果我告訴你們說：水庫患上「水鼓病」時，你們一定會說：「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兒」。山西晋東南專區，近三年來增加了很多水利灌溉工作，在全區修成的一千多座中、小型水庫中，有一百二十一個水庫是患上了「水鼓病」的。所謂「水鼓病」即是水庫蓄水很多，但却不能灌溉，汛期還會有泛濫的危險，是一種相當嚴重的病症。爲着治好這種「水鼓病」，晋東南地委會除了組成四萬餘人的專業隊伍繼續固定施工外，還發動十萬人展開整修渠道的工作。現終把奇怪的「水鼓病」治好了。

採油姑娘力量大

△柴達木的冷湖油田有一羣來自四川、河南、山東等省的農村姑娘，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她們經過訓練，如今已變成熟練的採油工人了；她們不但學會了管理油井和採油選油等技術，而且還學會了怎樣去生活。姑娘們對採油工作熱愛；在天冷的時候，她們利用廢棄的汽車內胎給凝結了的油嘴做「熱水袋」。如果碰上油嘴結臘時，寧把自己穿得熱呼呼的棉衣脫下綑在油嘴上，讓油嘴得溫暖使噴油恢復正常。採油隊的隊員，時常利用休息時間收集廢料，把一些廢鋼材、鐵釘、螺絲收好，到需用時便能發揮作用了。

善於馴服汽車的人

△上海第六十四路公共汽車隊有一個青年司機王國新，被稱爲「善於馴服汽車的人」。爲什麼別人要這樣叫他呢？因爲他不但駕駛術好，而且又是全隊節約汽油的紅旗司機，他的汽車也成了一輛紅旗車。王國新經過了幾年的鑽研、摸索，積累了一套節約汽油的駕駛術，去年就節省了汽油三千八百公升，成了全隊司機學習的榜樣。王國新非常熟悉路線的情況，常常根據這些情況來控制汽油，儘管他駕駛的車子是一輛十多年的老汽車，但由於他重視保養，所以車子的功能仍很好，而王國新善於馴服汽車亦因此聲傳遐邇了。

生產競賽姊妹花

△二十歲的郭愛美和十九歲的焦

熱脚揷到冷泥上，手裏又把刮板拿。
連泥帶水往外刮，不讓流到井底下。」

李希文的詩，又是與當前物事密切配合起來的。如新婚姻法公布時，他寫了「婚姻自主」；興修水利時，他寫了「氣死龍王」；婦女參加生產時，他寫了「誰說婦女不能幹」；農業社要爭取大豐收時，他寫了如下的一首詩：

「咱社戶數一千三，排山倒海過五關，騎上快馬再加鞭，保證糧棉大豐產。
麥子畝產四五三，紅薯平均正六千，大鬧豐產雪花山，棉田要翻兩番半。
北峨嵋，抱孤山，南面緊靠涑水灘，咱有自然好條件，挖掘措施保實現。
井底錐泉七十眼，修個池塘五畝寬，逮住龍王追水源，萬畝水田不費難。
地沒糞像人無飯，難得穗大顆粒圓，積肥運動大開展，推廣小車代人担。
人人好比鐵旗杆，風吹雨打腰不彎，只要大家幹幹幹，征服自然定勝天。」

此外，他還寫了「文武雙狀元」、「抓一把」、「錯磁錯」……等詩，都是以現實生活爲題材的。

李希文寫了如此多詩，又差不多都是好詩，那麼他是怎樣寫成的呢？自然，這不是僥倖得來的，而是付出不少辛勞代價的。他白天下地總携帶一個小書包，晚上不管多遲也要學習一會才睡覺。遇到有可寫詩的材料時，就把它記下來，有時睡在床上想起順口的句子，也馬上爬起來點着燈把它記下來。這就保證了他的詩的量和質都好。從而，我們也可以從這裏窺見他寫詩的認眞態度之一斑了。

李希文除了寫詩之外，還編過一套「王根穩轉變」的快板劇，極受大衆歡迎。去年臨猗縣第二中學的學生把這個劇本改編爲地方戲郿鄠劇演出，也大受好評，誰看了誰都稱讚。

由於李希文的詩寫得好，內容豐，又能演唱，因此許多宣傳部門和劇團的工作人員都向他學習，有的甚至從老遠的地方到來收集他的詩，把它整理爲演唱節目或劇目演出。李希文也從不使向他請益的人失望，總盡自已的所知和所長相告，一點都沒有保留。

又由於李希文的詩近似趙樹理所寫的「李有才板話」中的李有才快板，而他本人也像李有才那樣能演唱，因此他被大家稱爲「活李有才。」

這正是最合適的稱讚。

蓮英都是水稻專業隊的年青女隊長，她們都是河南滑縣的生產能手。郭愛美領導南葦潭水稻專業隊，而焦蓮英則領導北葦潭的。她們在生產競賽中，曾一度興起了個人英雄的念頭，兩人都想在競賽中壓倒自已的對手，所以在冬天深翻土地和整修田間工程競賽中，她們用「偵探」和「自防」的方法企圖奪取第一。後來在一次技術員座談會中，兩人認淸了自已的自私面貌，當場訂出互相幫助提高的競賽計劃；凡進行硏究和試驗，兩人都在一塊兒。她們還把以前得出的經驗互相交換，成爲生產中的一對姊妹花。

巧刈松脂手王永金

△廣東省龍川縣有一個「巧刈松脂手」——王永金。他是一個三十歲左右、個子不算高大的採脂手，創造了日刈一千一百二十株杵，五月個得脂一萬零五百斤的新紀錄。過去，鄉裏採脂多是用從下逐上的刈法，王永金和朋友劉亞泰却大胆地採用了「下降法」，而且把刈脂用的溝刀改良，實驗之下，「下降法」果然比土法採脂提高產量百分之四十。爲了加多採脂，王永金還訓練成左手也能掌握技術，採脂量天天都在提高。採脂用的盛脂器一向用小竹筒，但王永金將之改成大竹筒加蓋，雨水不能浸入，使脂量不但增產，而質量亦有所提高。因此，刈松脂的工人，都一致喊出學習王永金的口號。

技術員是發明家

△安慶鋼鐵廠有一個發明家徐居毅，他是一個技術員，但作了兩項很有意義的改進和創造。他頭一個創造了「水密封式除塵器」，因爲車間裏的除塵器效率不高，把煤氣裏許多灰塵都帶進熱風爐裏，把烟道堵塞了。老徐就想出了水法除塵，把除塵器的防塵器防爆門封起來，上面裝上進水管，下面裝出水管，再接長煤氣下降管揷入水中，使煤氣經水濾入熱風爐燃燒。這樣果然解決了堵塞的難題。另外他又創造了「土法蒸汽鼓風」，使小高爐的產量白天夜裏效率相等。現在，「水法除塵」和「土法蒸汽鼓風」都普遍地使用了。

盲童樣樣皆能

△北京西郊的盲童學校，把盲童培養成殘而不廢。盲童們在學校裏，首先是學會如何獨立生活；凡是在校的瞎眼睛孩子，都有了獨立生活的信心。他們上課時專心聽講，細心地用聽覺和觸覺來接受知識；考試或測驗時，便用小鐵錘形的筆在厚紙上扎出各種凸點符號的「盲」字來答題目。課餘的時候，盲童們還進行體操和跑步，有些愛好文學的盲童，還用「盲」字寫壁報。盲童少先隊建立一個小印刷廠，二十多個孩子印了盲文讀物，供給盲童課餘摸讀。唱歌、彈琴、種菜、編織樣樣皆能。誰敢說他們是殘廢的小孩子呢！

牛拉列車功用大

△牛能够拉列車，一向沒有見過吧！告訴你，福建最近出現了牛拉列車隊，而且還替運輸工程分担了不少任務。「牛拉列車」是福建連江運輸公司試製成功的，這種列車是用滾珠方法使用，一頭牛一次能拉十六個車斗，載量四噸，可代替四架板車，二十個人的勞動量。牛拉列車車輪裝有滾珠，車斗與車斗的連接，採取掛鈎揷梢的辦法，所以掛，托很方便，拐彎靈活，在短途運輸中，每日能完成二十四噸的貨運量。牛拉列車走動時很好看，跟舞長龍差不多。

江盈的選擇

連載小說

十四、新的秘密

梁誠不見我們下樓，便又回到天台來，我只好跟張明仁約定一個時間再作深談。

離開了張明仁家，梁誠提議一塊去找些消遣，我說：

「對不起，我是天生賤骨頭，總不愛玩的，你要是有興趣就跟我一齊去找一位朋友。」

「好！」他不加思索地立刻說。

「我是去問問這個朋友，到底我們回鄉參觀團是後天出發，還是大後天出發。」我解釋說，「你是不是有誠意跟我一起回去？」我又問他。

「是，是，百分之百的誠意！」他過份熱烈地回答我，眼神很特別，似乎對我充滿了好奇心和好感。

到了朋友家，朋友告訴我後天就要出發了，而且，剛好，有一個人臨時不去，正好讓梁誠塡上去。

「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到你姨丈家交差？」從朋友家出來之後，梁誠微笑地問我。

「嗯，是應該去一趟！可是，我還有點事，你一個人去好不好，你也替我說個謊就是啦！」我也不禁笑起來說。

「就說全找不到麼？」他說。

「嗯，只好這樣啦！」

「密斯梁，你爲什麼老說有事，你怎麼那麼多事情忙？」

「學校的事呀！」

「學校不是放假了嗎？」

「還是有事的。」

「我能不能幫你的忙？」他非常熟誠地，但也帶點討好地說。

「但願能够，可是，這是公事，你怎麼能幫呢？」

他惋惜地說，「那麼，我去完你姨丈家，再來找你吧！」

「好的，如果有什麼事，就麻煩你通知我一下吧；但如果沒什麼事呢，你不妨自已到處玩玩呀！」

「無聊得很，不如留在你身邊好。」他溫暖地說。

我故意撒謊說，「其實，我今晚並沒什麼事，不外，我想清靜一下，寫一封信，不想有人在我旁邊。」

「寫給小盈麼？」

「不是，寫給我的愛人。」我說。

「哦，寫信給你的愛人！」他說。

他失望地緘默着，許久都不說話，但却仍然伴着我走。過了很久，他說：「怎麼你不介紹你的愛人跟我認識？」

「他不在這裏呀！」

「在那裏呢？」

「他在東北！」我胡亂地說。

「哦，是念書麼，還是做事？」

「他在礦區裏工作。」我說。

「你們認識了多久？」

「好幾年了。」

「是通訊認識的麼？」

「不是，老早以前就認識了。他回去工作，我們才分別的。」

「你爲什麼不跟他一起回去呢？」他開始查問我。

「那是因爲，因爲這裏的學校留住我。」我勉强想出一個理由。

「他們不能這樣留你呀，難道一輩子都不准你結婚麼？」

「當然不是啦，——我預備今年年底就回去結婚了。」

「你跟所有男朋友都這樣撒謊麼？」他忽然說。

他這句從容地說出來的話可叫我楞住了。我說，「我撒什麼謊？」

「撒謊說你有愛人呀！」他說。

「我爲什麼要撒謊呢，這是事實呀！我從來不撒謊的。」

「必要的時候，你也撒謊的。——譬如，現在，你不是跟我合作撒謊，騙你的姨丈嗎？」

我幾乎讓他駁倒了，想了一想，我只好說，「是呀，必要的時候，我也撒謊，可是，我現在有什麼必要跟你撒謊呢？沒什麼必要呀！」

他微笑地不作聲，似乎洞悉了我的心事。

「也許小盈跟你說過我沒有愛人。不過，小盈並不全知道我的私事的。她只知道我有一個很要好的男朋友，可不知道我們已經發展成戀愛的關係。」我說。

他默默地應付地點了點頭，不信任地思索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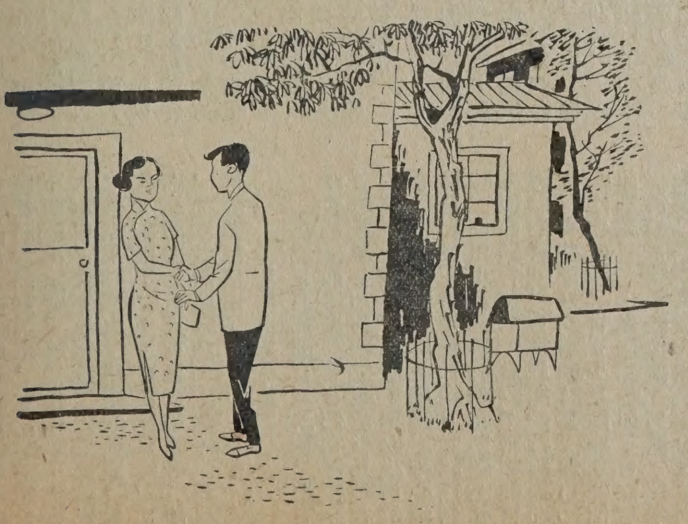
「梁誠，看來你心情好得很，看來，你已經完全忘掉江盈了。」我打岔說。

「你不是故意要拆散我們的麼？」他很正經地說。

「我主觀是覺得你們不合適。不過，對你來說，你却不應該那麼容易就忘情呀！——可見得你們是相當兒戲的。——我眞希望你下次的戀愛，再不要那麼兒戲了。」我的話帶着相關的含義。

「你可以責備我的。」他有點難過地說，「可是，你也的確很值得我佩服。」

不知不覺，他已經送我回到家了。他依依不捨地熱情



他依依不捨地忘情的握住了我　　鄭家鎮畫

地站着，忘情地握住我的手。我忽然覺得，他的確有些個別的可愛之處，他的感情流露得很坦率很眞誠。當一個人這樣跟你要好的時候，你不免也會跟他很好的。我漸漸明白了小盈爲什麼喜歡他。

「好吧，你去我姨丈家吧！」我溫暖地跟他說。

沒料到陸承奇急急忙忙地喘着氣趕來了。見了我們連普通的招呼都忘了，却問我：「小盈呢，找到小盈沒有？」

「你也知道這事啦？」我心裏好笑，面上也只好裝作緊張。

「剛才小盈的父親、母親來我那裏查問，我實在不知情的呀！你是知道的，近來小盈連理都不理我。」他忙忙亂亂地說，忽然又覺得在梁誠面前不應該說這丟臉的話。他過分緊張地看了梁誠一眼。

梁誠從容地跟他打了一個招呼說：「陸先生，很久沒見啦！」原來剛才陸承奇急得忘了跟梁誠打招呼。梁誠有時也眞是，他的態度未免太過驕傲了。

「小盈的父親知道不關你事的。他不外一時緊張，免不了到處查問。你放心好啦！」我跟陸承奇說。

他透了一口氣，臉上開始露出一點交際的笑容：「噢，你們兩位是預備，預備……」

「我們剛才也到處找過小盈，跑到腿都酸了。」我說。

「噢，唉！你們，你們現在還預備出去找麽？」他說。大概他發現我們老站在門口。

「我們，……」我不自覺地看了一眼梁誠。梁誠却珍重地看着我說，「我去啦，今晚上再來找你。」

「好吧！」我點了點頭。梁誠便跟陸承奇握手道別。

「你，你有空嗎？」陸承奇用探聽秘密的眼光看着我，囁嚅地跟我說。

「請進來坐吧！」我說。

進了我屋子之後，陸承奇交際地歎了一口氣，然後，他做成好像跟我很知已似地小聲說：「小盈是不是想逃婚？」

我看見桌上有一張紙條，是張明仁留下的。原來，他剛才又立刻找我一次，我不在，他又只好走了，但却留下一小包東西給我，包得很牢，封得很緊。我顧不得陸承



張明仁留下了一包東西給我　　鄭家鎮畫

奇跟我說什麼，連忙拆開了看。原來，裏面都是散章的日記本的紙，一共有三十多頁。除了這些紙張之外，他另外還有一封短信給我。

「噢，秘密大概就在這裏了！」我忽忽忙忙地想。我多麼想立刻就把它看一遍。可是，陸承奇却緊緊張張地坐在我房間裏。

我先打開短信看。信裏大致說，這些日記都是從他的舊日記本裏剪下來的，此外還有幾篇是最近幾天的日記。如果我看了之後，無動於中，那麼，就希望我把這些日記還給他，讓他保存起來作紀念。如果我並不是無動於中，那麼，情況便大不相同了。

我不大了解這封短信的全部含義，但也只好忍耐地把包裹從新包起來。

「噢，對不起，承奇，你剛才問我什麼？」我抱歉地說。

「我是說，也許，也許你會知道得很清楚的，小盈是不是想逃婚？」他仍然那麼緊張。

我說：「是的。所以，你大可以放心，不必耽心她的安全，反正，過些時候她自然會回來的。」

「噢！」他立刻鬆了一口氣，「那麼，你大概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啦？」

「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她過些時候，等梁誠回國了，她自然會從新出現的。」我說，「剛才我們找過很多地方，都不見她。」

他若有所悟地出着神，過了一會兒才說：「我早就說她跟這個梁誠合不來。這個人膚淺、驕傲，簡直……」他起初起勁地駡着，但駡了兩句又世故地住了口，不放心地看着我。

「我跟你有同樣的感覺！」我安慰他使他放心。「好啦，現在他們的婚姻不成功，我們應該高興啦！」

「哎，你猜她會不會去了澳門？」陸承奇突然想起什麼地說。

「我不知道呀！」我隨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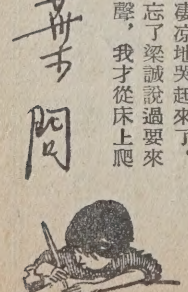
我一點不知道陸承奇心裏打什麼主意。原來，後來，他趁着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假期跑到澳門去找小盈去，而居然讓他找到了，這是我事後才知道的。當時，我一心一意念着張明仁的日記，所以，後來陸承奇跟我說話，我也心不在焉。等他一告辭之後，我立刻就關起門拿出那三十幾頁日記來。

原來，這些日記的日子都不是連續的。張明仁是從他的日記本裏把所有提到我的部份都剪了下來了。

唉，眞是不看還好，看了，眞叫我難過死了。我眞是一個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我自以爲自已很清醒，很了解人，很了解事。我總以爲我對我所處的環境一目了然，所以，我總憑我自已的主觀想法，管人閒事，想影響人，想幫助人。我一股熱心，可是，看嘛！原來我惹上了多大麻煩呀！這樣，我怎麼對得起小盈呢！

我一面難過一面把這些日記看完。我感慨地躺在床上，我終於哭起來了，凄涼地哭起來了。

我忘了吃晚飯，也忘了梁誠說過要來找我。等我聽見了敲門聲，我才從床上爬起來，把日記收藏好，整理一下衣鬢，打開門來。



服務版

粵省水災情況一斑

印尼李灝源君：

來信收妥勿念。承你詢問各問題，茲作簡要解答如下。

（一）這次粵省的洪水，主要原因是由於降雨量大而且太集中；有些地方幾天的雨量就超過平時全年雨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洪水來得快，又猛，同時又碰上海水潮漲，阻擋了洪水排洩的速度，所以便造成了近百年來最大的洪峰紀錄。

（二）水庫的建設是肯定的對防洪有作用的。我們試看看黃河流域從前的黃泛區和淮河兩岸，今天不是已變成良田沃野嗎？但是今次兩廣的水庫為什麼不能完全發揮了防洪作用呢？主要原因是所有已建成的大小水庫都給特大的洪水蓄滿了水，而且上游還不停的下着暴雨，水勢又大又猛，連搶救的時間也來不及，因此，在一部分地區成災是無可避免的。但歷史是事實的見證人，四十多年前的乙卯年大水災（一九一五年）和今次的大水災比較，就會使人明白從前的水勢並沒有今次的凶猛，而災情的確是極其慘重的，今次雖然也因澇成災，但我國政府在大力搶救和辦理賑災工作的種種措施都是又迅速又有效的。這裏是說明了天然的災害是可以逐步戰勝的。有些人會錯覺地認為水利建設是敵不過天然的災害，這是十分反科學的看法。

（三）這次廣東的大水災的形成，主要是東、北、西三條河流的洪水集中一起向珠江三角洲一帶湧出，水力之大完全超出估計之外。雖然這一次的洪水是空前的凶猛，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於搶救工作的及時和賑災工作的認真，不能不使人撫今追昔作一公正的比較。

（四）今次的水災可算是廣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大的一次，損失也很大。中國政府對於善後的救濟是全力以付，據報載在防洪搶救期間，國務院已經撥了一千萬元和五千萬斤大米。另外還決定撥給更大量的款項和物資以支援災區生產自救，重建家園，修復水利。省政府方面也決定在明春之前建好二十萬間新屋作為安排受災者的住宿，全部材料費用由國家負責。這種措施，在中國過去的賑災歷史上也是從未有過的。（魯）

東南亞風物

南非呂建讀友：

來信拜讀勿念。寄來的紀念郵票已代你轉交林君了。你所詢的幾個問題，現在答覆如下。

（一）東南亞是包括越南、泰國、柬埔寨、老撾、緬甸、印度、巴基斯坦、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等。

（二）東南亞熱帶地區物產豐富，土地肥沃。農作物易成長。特有的農作物有橡膠、椰子、蔗糖、稻米、金鷄納霜、麻、胡椒、咖啡、煙草、豆蔻、木材………等。產品佔世界上重要地位。礦產方面有錫礦、石油、鐵、鎢、錳、寶石……等。其中尤以錫和石油在世界產量中佔重要地位。

（三）東南亞各地海陸空交通都甚發達。各國首都和大城市，多設有國際民用機場，航空事業更為發達。

（四）新加坡現在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了。位於馬來亞半島的南端。是東南亞一個最大的商港，港灣水深，可泊數萬噸巨輪；碼頭設備也很好，有長三公里的碼頭，貨倉可容納二十六萬噸的貨物。星加坡亦稱新嘉坡、星洲、石叻等。現在全市人口約有一百五十餘萬，其中華人約佔百分之八十，其次是馬來人和印度人等。

（五）從香港可以乘船或飛機到星洲。從星洲可以乘火車至吉隆坡（現馬來亞首府）。

（六）「馬打厝」是馬來亞語，意即警察局。「金榜」也是馬來亞語，是鄉下的意思。星加坡的流行語言是馬來語、國語、潮洲、福建語，廣州語和客家語也很通行。

（七）星加坡幣每一元值港幣一・八元。（艾）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冊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荔安里二十一號
經銷者：
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
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出版書目一覽

偉大的孫中山(革命文獻)	宋慶齡等著	3.00
山水遊踪(第一集)	豐子愷等著	1.20
我的故鄉	郁風等著	1.40
中國戲曲藝術	雪　橋著	0.80
還鄉小札	康　年著	0.80
今日之歌	辛文芷著	1.00
小　鹿(長篇小說)	阮　朗著	2.00
潮州舊事	葉　浦著	1.00
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	朱省齋著	2.00
幸福的藍圖	茅盾等著	1.50
可愛的家鄉	何香凝等著	1.20
九個女性及其他	李惠英著	1.20
走馬十二城	吳其敏著	2.00

鄉土(綜合性半月刊)　每冊4.00

1957年合訂本(一)	(1—12)
1957年合訂本(二)	(13—24)
1958年合訂本(三)	(1—12)
1958年合訂本(四)	(13—24)
1959年合訂本(五)	(1—12)

香港 新地出版社 出版


棉毯絨毯
絨毛均勻
柔軟厚實
花樣新穎
經洗耐用
100%棉製
中國雜品出口公司上海紡織品出口公司
地址：上海中山東一路27號 電報掛號："TEXTILE"
香港代理處：華潤公司 中國銀行大廈